

激風

6



本刊宗旨：促進文藝・研究思想・認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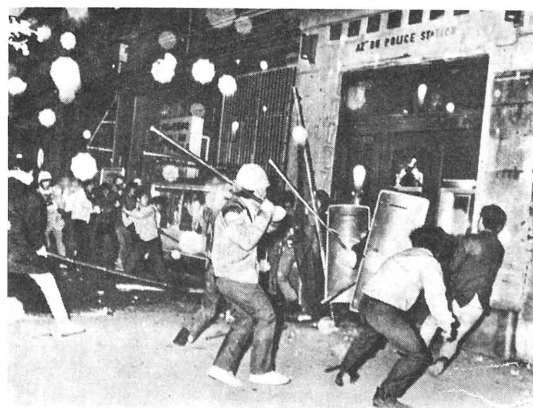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

M. C. (P) 3099

日本群众运动



成田鄉農民聯手反抗日本當局徵地以建機場之運動。



示威群眾反擊武裝警察。



準備為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充當炮灰的日本"自衛隊"。



日本青年在憤怒高呼：粉碎日本軍國主義。



日本山口縣群眾進行示威遊行，反對美月復活日本軍國主義。



富士山麓忍草村婦女在美軍基地前集會，堅持英勇的鬥爭。

激風

季刊

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版

第六期

目錄

社会研究

看今日英国的大学教育	飞民	2
钩海底	锚人	9

五洲四海

新鸦片战争	莞菁	3
澳洲的反球赛运动	雨军	10
医学的新路线	纽中	13
香港「保卫钓鱼台运动」	意君	18

天地之大

从激动到口号	阿牛	12
也谈「打倒」	林反	20
谈民主	佚名	23

人物介紹

奎瓦拉的一生	王立	16
--------	----	----

拓 荒

奔向光明	小莽	14
我们是火山	高水明	14
沉默的云南园	秩泥	14
熬 夜	董幼	15
致	庸夫	15

藝 壇

相声初试	耕夫	7
快板：「专家闹天堂」	集体创作	8
漫画：精彩表演	雷剑	6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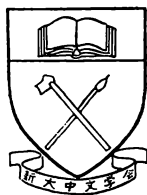
蛆虫的世界？	耕夫	21
工地上	岳典	26

哲学与思想

阿九不是真的坏	小丁	25
---------	----	----

一点意见，一片期望	崇汉	24
编后话	编辑部	27
读者来函		28

筑渠工友	艺发	封面
日本群众运动		封二
学会活动		封三



编辑者：星大中文学会激风编委员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发 行：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印 刷：东艺印务公司

定价：每本叻币三角

看今日英國的大學教育

飛民

工厂制造机器，有人说英国的大学却是制造「大人物」的场所，制造「大人物」的地方，这当然首推「伊顿公学」。「牛津」、「剑桥」和它相比较还要退避三舍呢！凡是能够踏进「伊顿」的学生，家庭背景非富即贵。这些学生在家里受到父母的影响，从小便有一套怎样去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思想，怎样往上爬，争做「人上人」的坏念头；进入「伊顿」之后，再在资产阶级的整套教育的腐蚀底下，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思想就更加成熟和有所发展了。学生们一旦走出校门，踏进社会的大门时，他们争着高官厚禄的「皇位」，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他们除了封官封爵之外，能够在社会上起些什么作用呢？这些，难道不是人们容易想像得到的吗？

面对着这些贵族学府，穷人家子弟是不能问津的。一年当中，只学费就去了一笔相当巨大的数目，难道是今日通货膨胀，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而濒于破产的「大英帝国」的穷人家子弟所负担得起的吗？贫下工农一提起这些学府就会气愤不平的说：「这是什么学校？简直就是少爷小姐的疗养院，压迫奴役人民的统治者的摇篮、圣地。」可见广大的劳动群众对这样的大学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穷人家子弟才不稀罕这样的学府，而必定会配合实际的情况，能动地去占据它、改造它。有句话说：「穷人家子弟早当家。」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们，是最恰当的，他们都是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有钱人家的子弟在这样的求学年龄时，正是在学府过着疗养院般的生活；但是，对吃上餐而愁下餐的廉价出卖劳动力的群众子弟们，在这样的求学年龄时却要肩负起家庭的生活的负担呀！一样的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际运，是施行着「民主社会主义」，一一拆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一一的压迫奴役的英国社会所屡见不鲜的。

英国的教育大致和世界上各国没有啥两样，都是按照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程序按部就班的。一般的入学年龄都是从五岁便开始。英国政府美其名从小学到初中这个时期是由政府供给的，但是溯本追源，教育费用还是广大劳苦大众的血汗钱。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学校也和其他的商品那样在大肆宣扬发财论调，什么平等对待，什么工艺技术的重要，说穿了不过是为垄断资本家，特别是外来的投资家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而市民们则把孩子送进学校受教育视为一种最有保障的长期投资，受教育愈高，投资愈多，其「钱途」也愈光明。政府「投资」办的学校是最有希望将来升官发财的了；其次便是津贴学校。私立学校简直就是学店，它收费昂，不是一般群众所能担当得起。但私立学校也有其招徕之术，在宣传方面落足本钱。它还将比较富有人家的子

弟和普通工人子弟分隔开来，这种做法暂时还受到一小部份人的欢迎，因此这种学校在英国来说还是大行其道的。

普通工人阶级的子弟在小学和初中这段期间便遭受到种种排挤、淘汰、开除等等恶待，因此能考上高中的便不多，到大学去的更少之又少。在英国，人们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在这样的社会里，这是历来来不变的、铁一样的「定理」，统治阶级所要见和干的。难道在今日的英国，当工人子弟们日益觉醒，加入了争取自由平等的大队伍中去，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示威、罢工、……的时刻，这腐朽的社会制度还能持久么？

近年来，英国政府为了腐化人们的思想，弱化大伙儿的斗志，在大学里，甚至在中、小学校中都推行了整套整套的性教育。一些害羞的女学生每当听到这样的「课程」的时候，便都窘得面红耳赤，不敢直视。有些大学教授也看不顺眼，纷纷起来反抗。不由你不颤惊，大学生大复便便上学有的是；求学时期请假度蜜月更不胜枚举。有过这样的一则新闻：一男一女大学生从苏格兰打长途电话回伦敦向他们的班主任请假，因为他们正在蜜月中。这个班主任听了啼笑皆非。

英国的黄色毒素可谓无孔不入，尤其是在当局的鼓励、怂恿、及推动下，真有燎原之势。英国的「性教育路线」向各大、中、小学进军之后不久，便出现一些令人咋舌的事。有许多大学的男女洗手间曾出现「避孕袋」。校方对这件事充耳不闻。

再看看英国御准同性恋在各大学的反应。首先表示欢迎的还是某些道貌岸然的教授。随着英国教育的腐化堕落，因而「披头四」、「嬉皮士」等等的大学生便应时而生。一些大学生留着长长的头发，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每每三三两两席地而坐，或默默无言，或生野火，疯疯癫癫的大叫大嚷，这时围拢看热闹的人也就多了，人们面对着此情此景，莫不摇头叹息一番。

英国本来一向还算严格的学风，在这种风气之下，可以说荡然无存了。但是，广大的英国学生是不是都向这条道路滑下去呢？不尽如此，有不少有觉悟的学生，他们是要向好向善的方向前进的。他们反对种种不合理制度的浪潮正有如一座座炽热的火山，终有一天要爆炸，炸毁一切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

看看今日英国的腐朽大学教育，想想其他本质上施行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制度，人们应警惕那已敲响了的警钟。

新鴉片戰爭

莞 菁

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一路來被許多國家認為是典型的理想社會。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唯西方國家馬首是瞻，一味學習西方的「文明」。然而，千百年來，孕育在西方社會里大大小小的毒癮，已經把它腐蝕得千瘡百孔。在這個以革命為主流的時代，它已涉於死亡的邊沿。本文主要取材自美國雜誌「壁壘」一九七一年五月號，（作者法蘭克·白朗寧和班寧·加勒特），並綜合本地報章之有關報導。前者對美國社會當前的吸毒情況及毒品來源有詳細的敘述。

美國，雖不是西方文化的發祥地，却集了西方文化的「大成」。而近幾年來，除了這些舊有的「文化」外，還添上了一種簇新的「毒品文化」。

說也奇怪，在畸形社會里，吸毒竟然能登為一種「文化」，而被白宮統治者御賜了「毒品文化」這名堂，豈不表示它已經被默許了嗎？然而，白宮方面近來似乎也覺得毒品對美國社會的嚴重威脅，在束手無策的當兒，一些專事大放流言，別有居心的參議員，竟然指責中國是滋長美國「毒品文化」的幕後人。某日的本地某英文報，就曾經報導某美參議員之謬論，說中國在印支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海洛英來麻痺美侵略軍及其南越傀儡，此時此地，也有某大人物在滔滔大論時勢之餘，把印支戰爭喻為「倒過來的鴉片戰爭」。言下大有和那位美參議員有同一鼻孔出氣之概！

（一）吸毒者的天堂美國

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境內目前有六萬八千名專吸海洛英的癮君子，如果把其他種類的毒犯包括起來，吸毒的人口總共有三十萬。

在美國，海洛英是十八到三十五歲青年的煞星，比車禍及癌症帶來更多的死亡。三十萬名的吸毒者中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年齡在二十一歲之下，單單紐約市的1205個因吸毒致命的死者之中，就有237個是少年人，而整個紐約市就有十萬名市民吸毒，占全國「吸毒人口」的三分之一。至於其他的大城市，如克里夫蘭和洛杉磯，吸毒者也有數萬名之多。這些數字來自美國官方，未必盡實；有人推測，美國的两億人口中，曾經吸用大麻的多達兩千萬人，而學生吸用大麻的人，則超過學生總數的一半。

過去，海洛英毒犯出現在最貧窮和最富有的階級，最近，由於美國社會正處於階級矛盾尖銳化，資產階級統治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時刻，美國社會各個角落普遍呈現腐化和頹廢的風氣，一般小市民受到當政者的縱容和間接的鼓勵，也流行起吸毒來了。

美國的中小學校里，吸毒的少年在午餐的時刻進行注射海洛英，然後回去課室打瞌睡，一天就这么昏昏沉沉地度過，大學里到處都可以看到學生抽吸大麻和海洛英。一些男女同校的学生更為猖狂，尤其是施行所謂「奧柏林式」，男女混居的學校，學生的生活內容除了吸大麻，注射海洛英之外，就是在床上廝混度日。

美國人民每天花在毒品上的費用高達一千五百万

美元。在经济普遍没落，人民日益贫困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毒癮，吸毒者便幹起黑市生意，进行偷窃，抢劫，种种犯罪勾当。虽然如此，造成罪案日增的主因，还是由於美国大量的军事开支，以及国内通货膨胀，使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

这一连串的事实，大都是在报章上发表出来的，然而，關於毒品问题更有许多未被公佈的内幕。其中之一，就是——假如没有那长久以来在印支进行的国际性鸦片贸易，吸毒风气就不会那么猖獗地流行起来。美国的毒品问题，直接牵涉到美国在印支发动的战争——就和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一样，总而言之，是个社会问题。

（二）美軍成為印支私運鴉片的主顧

正当美国官员对海洛英问题感到束手无策，美国的「冷战部队」却利用许多地下组织，秘密地在东南亚各地开发海洛英的新市场，美国当局一面为美国青年提倡「改造吸毒者计划」，一面仍旧派遣美军往越南吸毒上瘾。尼逊一面假惺惺地向毒品及因吸毒引起的犯罪案件「挑战」，一面却不断扩展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印支的鸦片私运活动得以蓬勃发展。

寮国，缅甸和泰国每年生产一千吨的生鸦片，占世界非法生产额的八十三巴仙。美国入侵印支后，美军成为运输媒介与鸦片消费的主顾，四万名驻越美军退伍回国，便把鸦片烟癮帶回老家。换言之，侵略战争把另一场战争带回美国本土——银灰色的海洛英粉末纷纷注入美国人民的血管中。

（三）国民党軍的販毒组织和「特別任务」

在印支进行贩毒的组织，规模最大的要算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第九十三师。它在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被逐出中国时，逃亡到北缅甸。在这里，他们利用种种剥削手段从山族那里廉价购得鸦片，再以高价卖给当地的专门负责走私的集团。这个军团也负有另一个使命——在美中央谍报局供给训练及配备之下，渗入中国国境约一百哩处进行勘探中国军队调动及政治局势的谍报工作。

这支贩毒队曾因为在缅甸骚扰当地的治安而遭缅甸「当局」向联合国，台湾及美国提出抗议。一九五九年，缅甸陆军曾经在莞敦突击三间国民党军偷营的鸦片提炼厂，发现了一处军用飞机跑道。一九六一年二月，缅军终于把它驱赶到泰国、缅甸和寮国的交界处。於是这些流寇在这里便定居下来，成立了八千多

个乡村基地，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在这里有泰国军队，有美籍顾问，有台湾政府所供应的军事设备及新闻中心。台湾「政府」及美中央谍报局在这里按期派遣人员，乔装成农民模样潜入中国云南省从事特务工作。蒋介石「政府」除了和老九十三师部队保持连系外，还时常增派新兵以维持五千到七千的人数，使这支军队积极参与美国和台湾向中国进行的封锁和敌对政策。

泰国「当局」对国民党军在边境驻紮，採取默许的态度，这其中是大有原因的。其一，这支军队替美国政府，也就是替泰国「当局」阻挡住泰国山族中的革命分子。其二，他们协助中央谍报局徵收及训练野战队。其三，这些流寇和泰边境的巡逻警队狼狽为奸，进行私运鸦片，替警队赚取「外汇」。这支巡逻警队是一九五〇年由美中央谍报局训练出来，由AID资助和充当顾问。再说，国民党军和泰警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微妙的，一方面要增多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时时避免冲突，有时也互相敲诈，出卖。

（四）寮国官员致富之道——贩毒

寮国境内有许多政府高级人员参加生产及贩卖海洛英毒品。永珍附近、奎巴拉邦和湄公河中的许多小岛上都设有提炼厂。最近宣佈退休的寮国鸦片买卖头子，寮国三军总司令拉狄康中将，在寮境内控制了不少「地盘」。一九六七年初有一队载着九吨鸦片的运输队从缅甸经过寮境，踏入了拉狄康的地盘，因拒绝付出八万美元的「买路钱」。拉狄康一怒之下，就把西北边境正在和巴特寮作战的部队的其中两营撤回向它施行突击，结果打死了三十名缅甸籍的国民党兵士，把鸦片尽数「充公」了。

拉狄康大部份的「本钱」就是这样从私运队抢夺过来的，但也有向泰国山族购得。这位「贩毒土王」本身在邦回赛村的密林中藏有几个提炼海洛英的小型工厂，专从曼谷聘请经过训练的药剂师来经营管理。此外，在万关，盘蓬和万丛也有类似的练药厂。拉狄康把从鸦片精练而成的海洛英用美国军机空运到奎巴拉邦，再由那里分散到各处售卖。

其他的寮国政府要员也拥有无数的练製厂，大多数在奎巴拉邦附近，有的甚至就在永珍皇府左近。永珍北部和東寮边界湄公河上的小岛也有不少这类设备。

离永珍西北部八十里的龙靖，是被美国中央谍报局利用作为作战据点，同时也是毒品的汇集地。多年来，谍报局竭力替这个基地内所进行的勾当保守秘密。然而，这个基地里所进行的勾当目前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原来美军在这里从事训练寮国山族，使成为反巴特寮部队。《远东经济》杂志中有一篇通讯，报导了其中所进行的活动。在那里，美军一面装载 T-28 型战机，一面就在中央谍报局人员和泰国兵士的身边，把一堆堆的生鸦片标价出售，售价是每公斤五十二美元。

（五）庞大的贩毒网

一九六三年寮战爆发之前，国际鸦片运输主要是由科西哥的马菲亚党维持的。寮战爆发后，这个「任务」，就被皇家寮国空军用美国飞机和直昇机所取代。为什么鸦片私运的幕后人要把组织中心从科西哥移到印支来呢？理由是明显的，首先，印支鸦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半数，比起土耳其还多。其次，当事人可以利用鸦片买卖为饵，徵用当地山族来对抗巴特寮，同时把所有当地的反共人士，利用「鸦片私运网」联成一线。然而，可悲的还是那些被剥削及无知的山族部落，虽然他们从生产鸦片来取得生活的代价，可是更大的「代价」，却是他们的部落渐渐地趋向绝灭！

皇家寮国空军从事鸦片私运，有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缅甸和北泰国到曼谷，再南下而北上到香港，在香港登上军机到美国，途中有时在台湾停留。另一条路线则从缅甸或寮国运到西贡或暹罗湾，在那里下船，通过中东和马西里群岛抵达美国，或经香港直到美国西海岸。最后一条是直接由国民党军队在泰国的哨站送到台湾，再由台湾运到美国，在赴美旅程中，亚美利加航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见，印支的鸦片私运范围是大得惊人，不但包括了整个印支半岛（北越除外），还牵涉到印支以外的许多国家。譬如，一九六二年加拿大内阁就发生了一件鸦片私运醜闻。那年三月，加拿大总理达芬贝克证实了有九位隶属于「联合国国际管制委员会」的加籍委员被拘捕的消息。这九位委员在联合国专机上被发现从永珍携带鸦片到西贡。

（六）美军在南越吸毒的情形和背景

西贡的美兵大事吸毒，是众所周知的。西贡美军部队平均有二十巴仙左右的兵士抽吸及注射海洛英，而上司却不闻不问，甚至有时他们的军曹就在药室外公然地鸠收「吸毒费」。就像美国肯塞斯市的某女记者所形容，大兵们可以「一手向上司致敬，而另一手接受注射海洛英」！在西贡，到处都有儿童在路旁摆着木箱兜售毒品，五块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公斤的大麻，两块钱美元就可以购得一克的海洛英。在军营中服役的南越籍仆人，往往把装有海洛英粉末的瓶子藏在饭桶内带进军营给他们的美国上司。

西贡美军吸毒之所以如此猖獗，主要还是兵士们士气低落，悲观厌战。美军出师无名，没有明确的战斗目标，只知一味盲目的杀人放火，一碰上意气昂扬，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底的人民军，自然被打得落花流水，美兵之悲观厌战是在所必然的。

在南越超过二十六万的美军中，只有五分之一是作战部队，因为侵寮惨败，其余大约十五万人被命「避免作战」（五角大厦美其名曰「按部就班地撤军」）。那些上战场的，自知九死一生，唯有利用毒品「壮胆」，使自己浑浑噩噩一无所觉。而那些留在后方的呢，却闷得发慌，也只有利用毒品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於是，除了在南越阵亡的五万五千名美军外，另有好几万名美兵逐步走向死亡。

美国当局在南越设立了十五间的所谓「大赦宿舍」，企图通过运动，讨论和注射镇静剂来清除美兵们的毒瘾。显然的，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消极措施，收效奇微，重犯的巴仙率竟高达六、七十巴仙。美军当局在束手无策之下，只好乾脆把染毒深重的大兵送回国。於是大兵们只要把毒吸上了瘾，就可以免于战死沙场的命运，安安稳稳回故乡。

然而回国后问题就解决了么？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大兵们把毒瘾带回家来了。海洛英毒瘾一旦犯上，是非常难戒掉的，一离开印支这鸦片的天堂，缺少了「四号白牌」的纯净海洛英，大兵们就简直度日如年。在美国，海洛英并不像在南越一般的俯拾皆是。每名吸毒者每天必须找到四十美元来进行注射，才能满足他们的毒瘾。於是，这些失业汉只有进行偷窃，行骗和抢劫等种种犯罪勾当。

（七）挖出来的烂疮

近日报章上曾刊载阮高祺参与贩毒一事。堂堂一名总统竟然从事贩毒，也许会出人意料吧！其实这一点也不足怪。在泰国，寮国及南越，长期以来，海洛英走私活动就受到高级政府与军事人员的协助和庇护，再加上美中央谍报局及美国航空公司的支持，规模更日益庞大。

阮高祺爬上统治地位之际，也承继了统治层传统的贩毒勾当。

然而正式有关阮氏从事贩毒的新闻，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被美参议员古温宁揭发出来。原来阮氏早在四年前（当时他是空军司令），参加了美国中央谍报局的“飞运乾草”行动，把南越籍特务空投到北越进行炸桥梁，毁铁道的破坏行动，在这期间，阮氏曾被发现从寮国偷携鸦片返回西贡。

南越总统把贩毒所得的款项，用在资助竞选时的宣传工作。未成总统之前，阮高祺利用南越空军进行私运，成为副总统后，则把这种工作委托给空军中的杂役部属，而从中分享利益，和这些「大哥」比较起来，「海洛英大王」吴佐少将也只不过是马前走卒而已，他之所以被揪出来，无非是要掩饰真正元凶。

（八）美国吸毒问题是尼逊所能解决的吗？

美国当局目睹自己的社会日趋没落，吸毒风气日益猖獗，他们对这个问题持有怎样的态度？美国这帝国主义国家，向来是鼓吹「自由」及「人权」的。然而他们之所谓「自由」，所谓「人权」其实早就被套上了个窄小的框框，而这个框框就意味着人民谈国家社会的问题，只可以谈到某个深度，绝对不准抵触到问题真正的癥结，绝不许丝毫动摇到其社会制度的根基。因此，对于许多社会问题，「自由」及富有「人权」的人民往往只得三缄其口，而由一些参议员啦，某某外交使节啦，某大财团要员的精英之类来贩卖他们腐烂的货色！

於是，人们听到尼逊总统承认美国吸毒情况严重，人民的精神状态日趋紊乱，可是这位「精英头子」说什么也不会承认这是履行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必然达致的后果。由於美国当政者强悍好战，唯恐天下不乱，到处驻军，千方百计想掠夺他国的版图和资源，对外的军费开支大得惊人，国内财政的赤字与日俱增。就只越南，每天所需军费就高达数亿美元。长此以来，国家又怎能不混乱，人民又怎能不变得徬徨无主，而依靠各种畸形的生活方式，诸如喜癖士，性放纵，吸毒偷窃打抢来日度一日呢？

关于防止吸毒泛滥，据报载，美国官方所提出的「方法」，不外是恫言要切断对一些拒绝协助阻止非法麻醉品流入美国的国家所提供的外援，不外是买下土耳其之流的鸦片出产国的鸦片，不外是声言要联合土耳其，法国，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来阻止国际鸦片私运。（这是尼逊自己的声明，注意：他并没有把印支包括在内。）不外是成立一些委员会，进行「研究」及草拟报告，而报告中不外老是承认军人滥用毒品啦，沉溺于海洛英啦，把罪状统统推到兵士的身上。

尼逊又振臂高呼要「重振道德」，也许他的确认为毒品的泛滥是过份了点吧！但这只能对美国人民而言。而且，他在印支干下了那许多滔天罪行，又如何在「道德」上以身做则呢？

尼逊之所以这样的一会儿摇头叹息，一会儿振臂高呼，目的不外是没法挽回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政权。而除了这些手法外，还有其更加惊人的内幕。尼逊谈及联合几个国家来阻止国际鸦片运输时，有意的忽略了印支这个比起土耳其，墨西哥还重要的鸦片来源，企图掩饰事情的真象。原来，在印支进行贩毒的幕后人物，都是一些支持尼逊政权的美国权贵，其中有川行印支的美国航空公司的拥有人车诺将军夫人，有联邦调查局局长，也有美国谍报局（I S B）的局长。这些人，联同当地的第九十三师国民党军，利用美国航空公司的美机作为运输工具，组织了规模庞大的鸦片运输网，把鸦片锁售到许多国家，（包括他们本国），替自己的国家赚得不少外汇。这些支持者曾经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时捐出五十万美元作为尼逊的竞选经费。尼逊在政权岌岌可危的当儿，又怎敢动这些



一名南越美兵向当地小童打手势要海洛英。

人的一毫一髮呢？尼逊之所梦寐以求的，只是希望蝉联下届的总统，为了这个，也就只好牺牲什么「自由」和「民主」了。因此，所谓破获越南的某某海洛英组织啦，充公毒品啦，其实遭到对付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名小卒之流，對於那些幕后人简直是隔靴搔痒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国内的革命风暴日益澎湃，吸毒俨然成为一种麻痹人民的手段，吸毒者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终日在自己的小天地内打转，更谈不上改革社会。这种手段，不但麻痹了许多美国人民，也麻痹了许多印支人民，是相当狠毒的一着，其后果是深远的。因为即使美军退出印支，在当地的毒贩为了赚钱，也不会洗手不幹，而腐化的政风更使南越成为贩毒者的温床，美军里海空部队及所谓技术人员，参加了贩毒勾当，用上了准确的行军方式来运输毒品，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的。这种削减印支人民抗暴火焰的企图一旦得逞，印支便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病夫国。

（九）泥足深陷，革命怒潮汹涌澎湃

归根究底，贩毒组织的阴谋是非常明显的，在印支，他们利用从贩毒而得的金钱来维持一支反革命斗争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境内，也藉此消灭人民反抗当政者倒行逆施的斗志。然而他们也开始自食其果了。美军染上了毒癮，把罪恶带回他们的本土，把本已腐朽剥落的社会制度更进一步推向死亡。不管腐败的资本主义势力如何挣扎，企图利用种种恶毒的手段来扼杀人民的意志，社会的矛盾仍旧存在，并且日益加深，旧社会终究要被新社会所取代。在越南如此，在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广大的美国人民为了反战，反侵略，反种族歧视，反法西斯统治，已经波澜壮阔地掀起了广度与深度日益壮大的群众斗争。学生运动，工人罢工运动，白人运动和黑人运动等，渐渐地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看情形，大风暴显然要来临了！



漫畫 精采表演 雷劍



相聲初試



耕
夫

(二人穿工人便装上，手不持扇子的。)

甲：老弟，咱们哥儿俩今儿谈些什么呀？

乙：唉，算了。这年头不谈也罢！

甲：怎么啦？您向来以说话说出名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怎么今儿特地要您表演一下，倒不赏个面子囉？

乙：以前是我少不更事，最近说得多了，说漏了口，给人家警告呢！

甲：真有这么回事？

乙：可不是？前天到咖啡店去，碰到了隔壁的王小二，两个人天南地北，胡说一通，一会儿说盐米柴油、屋租车资无所不涨，一会儿扯到我家那儿那年轻轻便跳楼自杀的小姐，正谈得高兴，冷不防后面肩膀被人一拍，「啪！」……

甲：怎么啦，哈哈，一定是苍蝇在你老弟身上拉屎。

乙：您别急嘛，那时我回头一望，哎！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甲：哎呀！

乙：您道这是谁？原来是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鼻梁上架着个黑眼镜。

甲：我说老弟，您这回可倒霉了，这傢伙准是个「暗牌」！

乙：可不是？我也这么想，看样子要被抄进黑名单了。但是，碍着人多，不好意思屈服，便瞪了他一眼，问道：你是谁？

甲：他怎么说呢？

乙：他说：喂！朋友，借个火。我这才安下心来。可是，老哥，那种滋味可真不好受，俗语说「祸从口出」，打从那次起，我可轻易不开口了。

甲：我道是什么天下大事，原来是这个缘故，我说您呀，真是胆小如鼠！

乙：这您就有所不知了。人家一些有学问的正人君子，谈话最讲究这个，这个什么「含蓄」啦，「有分寸」啦，上次我出席了一个座谈会，主持的全是本地的著名的学者专家，我们这些当然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甲：老弟你怎么没叫我出席哪？一定很精彩吧？

乙：唉，恰好相反，个个都听得打瞌睡。

甲：怎么啦？

乙：因为那些学者专家都在「隔山打牛」。

甲：什么？这倒没听过！他们竟还是武林大家？玩起内功来了？可敬、可佩。这是所谓文武兼全呀！

乙：才不是呢？

甲：不然是什么？「隔山打牛」是内家功夫嘛！

乙：A，我的「隔山打牛」不是这个意思，是指隔靴

搔痒。话说那些学者专家，个个才学九斗，谈哲学，谈人生、谈修养、谈时事，搬出了一大堆的名词啦，统计数字啦，听众之中有位仁兄大概听得不耐烦了，站起来问他们说：您们谈了这么多，可否向我们分析一下本地的问题呀？请问失业问题、工伤问题、物价高涨问题，城市重建问题，外资垄断问题等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它们？

甲：好！这些问题才是大家所关心的。尤其我们这些打工的穷人。这些专家学者一定很乐意解答吧？

乙：可不是，我那时候也竖起了耳根，等着他们发伟论。哪知道，那几位先生转头相顾了一阵，又囁囁私语了一番，终于其中一位面红耳赤地呐呐的说：我……我们对于谈敏感性问……问题，觉……觉得有些，有些不太适合，唔，不太适合，大家还是谈些别的，谈些别的。

甲：竟有这么妙的事？

乙：还有更妙的呢！他们还说要谈这些问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点到为止，以免点得太深，恐遭不测！

甲：哦，难怪您老弟这阵子谈起来也畏畏缩缩的，原来是学了人家「点到为止」的工夫！

乙：好了，好了，别再挖我的痛脚了。咱们谈些别的好吗？

甲：老弟，你说，可不是因为太多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在那儿飘忽不定，贪生怕死，使到我们英勇的工人弟兄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很多障碍吗？您不说我还不想起，我的一位小市民思想很浓的朋友，除了一张整天价地说要做这、要做那的嘴以外，一向来都很少去实践，去行动的。您可知道，我们都称他为什么？

乙：什么？

甲：青蛙！

乙：青蛙？

甲：不错！总是「咯……」的叫，烦死人了，又好出风头，也不量力一下，结果就像青蛙和牛比谁大一样，拼命的鼓胀自己的肚皮。我说啊，有一天终会胀破肚皮的。

乙：照您的说法，他是个人主义至上啦？

甲：可不是？咱们工人弟兄可才没有这种可恶的劣习，工人弟兄的本质是大公无私的，老弟您可同意？

乙：A，您说得是，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一部份的工人弟兄姐妹却会染上一些自私自利、爱慕

虚荣的毛病，比如哼流行歌曲啦，参加新潮午会啦，看黄灰色电影等。

甲：您问得好。怎样的社会便会出现怎样的文化和思想。好的社会就有健康的文化和正确的思想。老弟，在腐朽的社会之下，普通的醒觉力不高的工人弟兄们，又怎会不被人家有意的灌输不良的文化和思想呢？

乙：那您的好和坏的社会是以什么做为标准呢？

甲：哎哟，老弟，您可别再考我了，我只不过是略有些儿这方面的知识而已，还是您说说看吧。

乙：我听到一些大人物常常在说，只要国家社会有几位精英份子在努力的话，就能把国家治好。如果国家落在一般没读过书的，没拿过笔杆的人的手中，国家就会一塌糊塗了，依我说，好或坏的社会就只由这少数几个人在决定的吧？

甲：您可越来越糊塗了，怎么也相信起这些「帝王将相论」来了？这是一种历史唯心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调呀！

乙：此话怎讲呢？

甲：要详细的说不容易，但总而言之，说这话的人，一定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呼风唤雨，愚弄人民，压榨人民血汗的豺狼，他们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和压榨，便製造出这些「精英学说」，企图要咱们做人民的相信他们「统治有理」，我们可才不上他们的当！

乙：还是您说得有理，咱们不信它那一套。照您说，好和坏社会的不同究竟在哪儿？

甲：您怎么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好，我就说说看吧。

乙：您快说。

甲：好社会与坏社会的分别完全在于它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不同大体表现在两种制度上，那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公有制的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有参与劳动的人。因此国家便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弟兄领导。而私有制的财产则是普遍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广大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却完全失去他们应享的一部份，国家的领导权也被少数「精英份子」所独占了。您说，哪种社会好啊？

乙：那还用说，当然是公有制的社会啦！

甲：那您说，咱们工人弟兄要怎样团结起来，领导整个社会向前进呢？

乙：是不是首先要破私立公？

甲：对了，您这才像话！要破私立公，破除腐朽败坏的社会中一切自私自利的事物、自私自利的阶级，立另一个新社会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作风！

乙：这只有咱们工人弟兄才能办得到。

甲：说得对！工农群众是最前进的阶级，其他的进步阵营都必须以工农群众为依归，以服务工农群众为中心。

乙：哎哟，大哥，您瞧我们越说越起劲，把时间给忘了，咱们待会儿不是有个兄弟集会吗？

甲：对了，那咱们哥儿俩就谈到这里吧，下次再见。
(鞠躬、退幕)



專家鬧天堂

说「天堂」道「天堂」
这里到处是豺狼

(合)
这里的社會真「堂皇」
专家也有几十行

洋专家
土专家
狼狽为奸
四方八面闹「天堂」

(独)
「在下东洋十八郎
舞文弄墨我在行

拜天皇
武士道
剖腹自杀我要拍拍胸膛」

(合)
真荒唐
真荒唐

东亚共荣的美梦已破产
军国主义命不长

(独)
「小生名叫Richard草包囊
整天坐在冷气房
起高楼
城市化
管你们生活惨又难

(合)
冷气房
冷气房
高楼大厦没我们份
东迁西搬把我们迫得快发狂

(独)
「小弟西洋 Doctor 无特长
外号人称剥皮狼

谈投资
说合作
敲骨吸髓我专长」

(合)
剥皮狼
剥皮狼

挖空心思迫我们当牛羊
不过全是为了你的太上皇

(独)
「本人号称猢猻乌龙王
远渡重洋到天堂

增车资
改路线
乌龙呀大可派用场」

(合)
乌龙王
乌龙王

你的专长人人知
怨声载道臭名扬

(合)
专家专家别猖狂
大众团结力量强

扫垃圾
除毒草
看你们何处去躲藏!!!去躲藏!!!



(集體創作)

钩海底

锚人

「钩海底」，是轮船起落货的简称。当轮船还没有靠码头而停泊于海中，把货物装卸于驳船时，轮船舱内货物的装卸工作，就属于「钩海底」工作。

「钩海底」，顾名思义是因工作性质和工具而起的，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轮船起落工作是很恰当的。

「钩海底」时，工友必须乘渡摩哆舢舨到轮船上去。所以，干这活儿的人，都必须早起晚归。清晨六点多钟就要到厦门街、旧公司、马祖宫、文达街一带去寻找工作。若昨晚已找到工作，今天心情就可以轻松些，用不着东问西找，否则，心情可不能安静的。

「甲巴拉，有欠人吗？」

「够人囉，改天才叫你。」

这时，失望和惆怅的心就会在脑海中旋转，如果有人叫一声「要钩吗？我这儿不够人。」失望的心情就会消失，但是，惆怅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拿着工作袋，里头装有破衣裳和一把铁手钩和几块白面包。扛着一些装卸货物的索细、索网，跟着一队一队的人马，往红灯码头、剩舢舨出发。

「钩海底」是散工日薪性质，每工由大工头扣去伙食饷八角和「工会」月捐角半，工友实得只有五元九角正，由于薪金微薄，生活负担又重，工友多希望有夜工可做。

每个船舱有工友十二位，其中包括一位管工，二位操纵起重机和一位起重机指示员，真正在舱底工作的只有八位。

工作一开始，第一招张吊杆、开舱盖、下舱底，单单这几样工作，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工作情况很复杂，花样应有尽有，各形各式，有重有轻，工友们又为什么要冒生命之险亲干这一行呢？

轮船的大小新旧不同，大轮船或新轮船设备比较好，电动开舱，有通风打风设备。小轮船或旧轮船设备差，人工开舱，设有通风打风设备，人在舱内工作又热又闷，简直令人窒息，如果运到发霉的东西，其臭气令人作呕。

由于工作性质繁重，遇到赶船期的工作，连续三天三夜不得休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或受不良风气思想影响的工友，因此误认鸦片、吗啡是补品，大抽大打，结果跑上一条慢性自杀的道路。



社会研究

根据初步的了解，驳船工友有六十巴仙被毒品侵害，「钩海底」工友有三十五巴仙被毒品所侵害，而驳力工友有十五巴仙被毒品所害，这是可悲可恶的现实，它是谁造成的呢？

「钩海底」工作是由承包公司向船务公司承包工作，承包方法是以吨计算，而招请的工人却是以日薪计算，包工头更通过种种方法来剥削工友的劳动力。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由一位或两位总管工负责全船各舱的装卸工作，再由每个舱的一位小管工负责监督工作。

若某包工头的工作多，他的管工的工作就可能固定，固定的管工通常称「钩头」，「钩头」一面招请工人，一面还要充当包工头的打手。

包工头为了更残酷的剥削工人，因此「巴结」权贵，收买黑社会分子，大多数是私会党的首要人物。在这情况下，那个工人敢怠慢工作呢？「黑势力的拳头是没有眼睛的呀！」包工头说。

去年，海上曾发生过一次大管工打死工人的事件。今年又再发生同样的事件，一位驳船工友因工作问题，被活活打死，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为什么？

一个人敢一而再的打死人，是有黑势力支撑的，这是「刚强勇猛」吧！只有这样「刚强勇猛」的人才会计得后台老板的赞许。才能提高老板的利润。这大概是「自由竞争」的新定义吧？



澳洲的反球霸运动

雨
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澳洲政府向来就站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立场讲话，在国内则对土著民族采取高压手段，推行恶名昭彰的「白澳政策」，只接受白人移民，不欢迎亚、非籍移民；数月前在星洲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它极力维护英国政府的反非洲国家立场，而在目前的南非橄榄球队访问澳洲的事件中，它更公然为带有强烈白人种族主义色彩的南非球队掌腰。

然而，时代究竟是变了。今日的澳洲青年，已经不是昨日的澳洲青年，他们是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一群，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要以直接行动来表示对种族主义者的深切痛恨，来孤立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因此，反球赛示威便蓬勃地、全面地展开，其声势之浩大，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反越战大示威。

南非政权的政策与反球赛示威的目标

南非政权是世界著名极端种族主义的政权。在南非，仅占全人口百份之十九的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控制了个国家，压迫所有的其他有色人种，南非政权的一个领袖曾说：「我们的政府推行基督国民主义与德国的国民社会主义（即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同出一辙的。」实际上，南非政府正模仿着希特拉的极端右派的纳粹作风，疯狂地压制国内的黑人。

在南非，运动与政治是不能分割的，因为黑人不被允许与白人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南非的体育部长甚至公然宣称：「如果白种人与非白种人被允许在一起打球，这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事。」

世界各国与南非政权有紧密连系的少之又少，而澳洲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此，澳洲是南非球队所可能到访的三两个国家之一。除此，南非球队曾於一九六九年在另一个他们可以去的地方——英国——遭到触礁，被英国示威青年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重新踏入英国，在这种情形下，南非只好派队远渡重洋，前去澳洲比赛。

澳洲进步青年团体在得悉这项球赛后，便大力呼吁澳洲橄榄球总会自动撤消对南非球队的邀请，职工总会也发出严厉的警告，声言将杯葛南非球队，然而橄榄球总会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其实它这种顽固的态度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它不但想藉此大捞一笔钱财，也意料到奉行「白澳政策」的澳洲政府一定会挺身而出，作南非球队与橄榄球总会的靠山。

於是，从七一年二月开始，澳洲各地青年便热烈组织起来，作好反球赛示威的准备。他们成立了「反种族隔离，停止南非球队来访运动」，更从英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那里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准备在这次橄

榄球队来访时，孤立南非当局，并使到随后要跟着而来的南非板球队自动取消访问。

职工会、报章与政府的态度

在南非球队来访前的一个月里，澳洲各界人士纷纷对这件事表明立场。

职工会决定全面杯葛南非球队在澳的旅店服务，餐馆服务，邮政服务，火车与航空服务等。当地主要反对党工党也表明了反对南非球队来访。

政府在开始时是对这些事情装聋作哑，直到职工会决定杯葛航空服务时，政府便表明了要彻底维护白人球队的立场，声明不惜动用军用飞机来运送南非队员，并恫言将以大量警员来对付示威群众。

至於报章的言论，大体上分为两派，作为政府应声虫的一些靠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的报章都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不少敢仗义执言的报章却表示反对南非球队的来访，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澳洲唯一全国性报章「澳洲日报」在社论中对政府歪曲事实的声明作了严正而有力的反驳。社论说：「人们都知道南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实施极端种族迫害的国家，由於南非球队只选白人球员，而又是南非政府派来的，接受他们的来访等於接受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是要不得的。南非政府把种族色彩与肮脏的政治带进体育界，故不能怪反球赛者的正义行动，把政治带进这次的访澳球赛。南非政府长期以来榨取大量廉价黑人劳动力，发了大笔横财，国家经济已到自足的地步，所以，唯一能使它孤立的就是杯葛体育活动的。至於说反球赛就是反对个别的南非球员，这是错误的看法，这些南非白人球员心甘情愿地出来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体育亲善大使』，自然必须负起一切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不同意政府的这种做法，当初选球员时尽可自己弃权不参加。」

阿特烈的反球赛示威

南非球队終於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反战示威日的前几天到达了澳洲，顿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群「体育亲善大使」的身上，最初几天，由於球队在比较偏僻的柏斯（Perth）渡过，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球员们沾沾自喜，以为这一次「偷鸡」成功。来到澳洲后，为了躲开示威群众，球员们乘坐的是一家私人飞行公司的飞机，东躲西藏，不敢公开露面，有时住在偏僻的小旅店，有时住在私人住宅，像犯了重罪的囚犯一般，见不得天日。结果还是在阿特烈触了礁，他们居住的旅店被发现，大批群众纠集在旅店外，澈夜示威，使球员们终夜不能入眠。

七月一日，当南非球队与一澳洲球队在阿特烈举

行球赛时，约千名示威者在球赛开始前的二十分钟带领群众发出「种族主义者滚回去」的呼声，震动了全场。球赛一开始，示威者企图冲入场中，以阻止球赛的进行，同时，「非洲，非洲」与「种族主义者」的呼声不停地在场中暴出，笛子不停地响，烟弹与爆竹也被抛入场中，示威者先后冲入球场，共达五次之多，使到球赛中断了好几次。警方逮扑了八十八个示威者，不少人还饱尝警员的老拳后，才被硬拉出场，有些在被推入警车时还流血不止。在被捕的八十余人中，还有一个「伦敦时报」的通讯员，当时他在摄取警方动武攻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镜头。

示威者的中心——墨尔本

南非球队渡过了阿特烈这一关后，接下来面临一项更重大的「考验」。墨尔本最近几次反战示威游行后，已经被公认为澳洲示威者的中心，今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反战示威群众竟达十万人之多。在这里，警方发出严重的警告，声称将动用自一九五六年奥林匹克世运会以来的最强大警察部队来对付示威群众。

七月四日到了，警方出动了七百名警员，使用了最恶毒的手段对付示威者，骑在马上警员策马向在球场外纠集的六千名示威者冲锋，挥棍乱舞，推倒无数手无寸铁的人们。

在入场时，警员向观众搜身，没收了一百五十支警笛，一些烟弹、照明弹和石块，可是人们一入场后，烟弹、警笛仍旧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在下半场，一名示威者成功地穿过警员的封锁线，冲入场中，结果被一个骑警用棍击倒。警方的其他暴行也在这示威中充份表现出来，如一个警监捉住了一个妇女，把她推到附近群众身上，许多人被警员抓后抛在地上，另一些却被警员击伤并流血不止，警员更揪着示威青年的头髮，拉着他们走向警车。

这一天，墨尔本共有六场橄榄球赛，吸引了十二万馀名观众，而只有四千名球迷前往观看这一场为大众所不齿的球赛。警方最终逮捕了二百人，这次警方的暴行被报章形容为墨尔本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恶毒的一次。

最轰烈的示威事件

在悉尼的示威是全澳最轰烈的一次。七月七日，当第一场球赛在悉尼举行时，四千名示威者参杂在观众群中一起进场，他们发现场内有四百名警员在「维持秩序」。

球赛即将开始时，烟弹被抛进球场里，使到球赛不得不延迟开始。球赛开始后，群众的呼喊声与笛子声，震耳欲聋，无数的烟弹也同时被抛入场中，但人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冲入场中，阻止球赛进行。球场四周围有铁丝网围住，人们纷纷动手剪网，警员出动阻止，可是虽出尽功夫，仍然阻止不了人们的斗志，结果五十尺长的铁丝网被剪断。铁网一破，人们不断地向前涌进场内，警员只好采取四面包围的政策，但仍有数人冲到场中，使球赛中断。

球赛就在这种烟雾濛濛，人声嘈吵的情况下勉强进行。最后警方共逮捕了五十多人，每次当警员拉走一名示威者，群众便报以「猪猡」和「野兽」的叫喊声。

在七月十日的第二场球赛中，悉尼警方出动了七百名警员，逮捕了一百四十名示威者，包括两名澳洲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这次由於警方人手增多，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但人们仍抛入烟弹，剪断铁网，冲入球场，高喊口号，并作出纳粹的手势，讥消并谴责南非政府与悉尼警方的法西斯暴行。在冲入球场时，示威者避免集中在一起，以分散突击的方式来对付警方。

球赛事件余波未息

在笔者停笔时，南非球队已在澳洲逗留了十多天。

也许有人会以为群众的反球赛示威是愚蠢的。其实，他们不惜冒着被警员暴力殴打、逮捕、监禁的危险，不惜以自身的安危来换取明日的理想——小则为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南非社会，大则为清除世界上一切的种族暴行和法西斯主义，在强力下毫不气馁，在压制下毫不畏缩，这勇气是值得人们佩服和学习的。

澳洲政府与澳洲橄榄球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但尽力维护南非球队，殴打有正义感的青年，还声言这次示威毫无作用，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南非球队中的一些成员已经表示「厌倦这种在澳洲被追赶、被侮辱的生活，希望能提早回南非」，当然这种愿望还不一定能达到，因为澳洲政府与南非政府为了本身的利益，一意孤行，球员不啻是他们的代罪羔羊。

另一方面，澳洲总理麦马洪却沾沾自喜，想利用示威事件来一次闪电选举，所以一再强调政府的「法律与秩序」，但其他部长都反对，因为他们也认为这绝不足够作为骗取选票的政治资本。

一份在墨尔本出版的报章指责政府因为受到纳粹党人的渗透，全力支持南非的政策，这固然是有可能，但政府向来静悄悄地支持南非的白人政权，也是事实。

澳洲海港工会，不但已杯葛了南非商船，且将向全国职总建议杯葛所有来自南非的商品，这项打击对南非将是很重大的。

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南非球队访澳的风波都未完全平息，但，可以肯定，另一支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南非板球队的到访应该会自动取消行程罢！



悉尼反球赛群众对警察打着手势高喊反纳粹口号。

從激動到口號



阿牛

近来，阿牛越来越乐，眼看人家健康的杂志，健康的文娱活动越搞越热闹，一片蓬勃兴盛的景象，无以勉之，惟有大喝曰：「喂！朋友！还不痛痛快快地搞他一番。欲待何时？」

毕竟阿牛的牛脾气未改，套一句倚老卖老的老傢伙的话，就是「年青人火气大，动不动就喊口号、要改革、不满现状！」阿牛初次听到这句话时，大为震惊，进而思之，似乎十分有理，不禁感激淋泣，许之为座右铭。有一段时期的确「吾日三省吾身」，时不时拍一下自己易于冲动的脑瓜子，提醒说：「老弟，要冷静些呵，不然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但不知怎的，看到不爽的东西，心腔中总像有一股气在往上冲，邪门得很。在这个又繁荣又进步的当儿，在人们尽量享受各种「自由」、「平等」、「安定」的当儿，我阿牛似乎感觉嗅觉都特别神精质，总是抱着一种先知先觉的「大忧」，常觉得「人心不古」（也别说是「走在时代前头」什么的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当此之际多的是；比如明明是起价，偏要打肿脸皮充胖子的说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好征象」；明明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却说什么「无限度」的自由对一个「民主」国家有很大的害处；明明是经济、文化都操纵在人家手里，都被人家腐化了，却还假腥腥的说是「独立」、「自主」！

在这种大讹小欺的环境中，年青人「不满现状」似乎是必然的。而把他们这种「不满现状」归咎于「火气大」、「易冲动」、「苦闷」等，避重就轻，使人瞠然忘掉了老根源是什么，这不失为「遮眼法」的高招。

老牛如此这般的想了一下，捏了一大把冷汗，暗曰：「老傢伙果然老奸巨滑，误导我误得好惨！」看来，这股「激动的情绪」是没法冷静下来了，于是，在等闲得空的时候，来个百八十度的转变，也喊喊几句什么「丑恶的东西一定会被消灭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等，聊凑热闹。喊的时候，闷室的心仿佛痛快了一点，而那种为搞好某一项稍微牺牲一下自己利益的事业的精神，也仿佛得到了一点「理论」上的支持。

然而，就在这点上，老牛似乎又犯上了喊口号的毛病。最近很有几位朋友对我说：「健康的杂志虽然不少，起初还看得过瘾，但后来渐渐看多了，总觉得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东西，感染力不那么强烈了。」

阿牛笨脑袋就是差人一等，听到老友这些话后，不加考虑，全盘接受。最近看杂志，就不像以前那

么起劲了，虽说每看到一期新的杂志在书摊上摆着的时候，还是满怀高兴的像碰到老朋友一样，赶前去端详一番，终于买下来。可是，生活总像是很忙似的，搁在那儿，只是有时要睡前才拿来翻翻而已。

但这种态度根本要不得。一般上健康的杂志难免有些疵点，不过普遍上都非常可取，都在不断进步，其中越来越多是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也有不少总结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大体上说，只要我们真正去体验生活，一定能从这些作品中找到亲切感，找到自己所要吐露的真心话。才知道不平之鸣，已经有人替我们说出来了。有时，它们甚至是一股翻腾的力量，推动我们前进，即使在推动社会方面，也多少起了带头的作用。

所以，它们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可也不是在喊口号，不过有时表现技巧来得差些，内容方面贫瘠些，这当然和作者的写作经验、所接触的生活面有关。但它们都是朝气蓬勃，勇于向上向好的，而且这方面的缺点，随着写作经验的丰富、生活面的扩大、都能克服的。

反之，老牛那些老友却大多数都是在小圈子里生活，他们身上还挂着各种臭架子、臭脾气、臭习惯，因此对那些杂志里所表现的下层阶级被压迫的痛苦及高度的反抗豪情，自然无法领会到其中的辛酸和斗争意志。他们初次看这些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实况时，只不过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只止于同情而已！），毕竟不曾亲自去体会那种生活，舍不得跨越自己所处的较优越的阶级也！正因为抱着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所以火越观越没趣味，越观越觉得稀鬆平常，起初还替那些灾民嗟叹一番，后来毕竟只管把注意力移到火这方面，觉得火烧屋子和火烧猪头是差不多的东西——反正都是「火烧」，不值得去研究它的本质的。这点也和那些说「长风」的电影演来演去都是老调的人一样，自己脸丑，反而骂镜子凹凸不平。

其实，「千篇一律」的东西也吧，「喊口号」的东西也吧，写总是要写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鲁迅）。这是看待这问题的一面。

另一面，老牛也希望那群文艺工作者破旧立新，努力于寻找更广阔的写作道路、创造出更多姿多采的风格，好让作品有强烈的感染力。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鲁迅）



醫學的



路易艾黎作
紐中譯

新路線

[我們應該到群眾中去……應該改變醫學領域的整個組織……應該到病人那里去給他們治療；過去這種病人應該到醫院來的想法是落伍的，必須放棄。我們應該在他們沒有患病之前就已經到了他們面前把維持健康的辦法教給他們……]

——白求恩在加拿大行醫

[我們的口號是到有傷兵的地方去，不能等待傷兵自己來！]

——白求恩在中國戰場上

江苏省无锡市的吸血虫病（Schistosomiasis）研究院座落在太湖边缘，位於上海——南京铁路线上。一九六六年我初次来访，便对他们在无锡一带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间学院是通过医务人员的牺牲精神和义务的力量建成的，无数干部与人民都从这里学习到对抗该疾病的知识。在太湖游泳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四邻的农田上病发的例子也一天天减少；人们对我谈起这个莫不引以自豪。

那个时候，研究院兼负着重数重的任务：既负责各省调查与指导的工作，又为科学杂志撰写学术性的报告，同时还在附属的医院里诊治病人；一切都在幽美的环境中慢条斯理地进行，直至文化革命到了，掀起了一番斗争与学习的浪潮才把学院的基本方针整个儿地改了过来。现在，研究院对疾病所展开的是全面的与彻底的斗争；院中只留下了一个行政的骨干，其余的，分成小组，到省内每一个发病的地区去，发动群众，要把它消灭得一干二净！

这种疾病是由一种吸血的扁虫所引起的。它从脚跟钻入人体，随着血管蔓延全身。它们的卵随着粪便排出，在有水的环境中长成幼虫，然后幼虫找寻一种称为“定螺”的寄主便在它们体内生长繁殖。

我记得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一组外国专家巡视了灾区以后，把扬子江河谷范围里患者的数目列为不下六千万人；这个数字到了解放时期是介於五百万至八百万之间而一九五五年的估计又回升到一千万人左右。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时期，填塞旧河道、疏通新河道的工作做了不少，“定螺”也消灭了许多，然而在灾情严重的地区还是有一整个村庄完全受到破坏的。现在，经过了文化革命以后群众的力量被组织起来向病虫展开了最大规模的扑灭运动。来自无锡的研究院人员不再只充当顾问了，他们都与群众在一起投进了战斗的前线里去。每三个月他们会回返无锡一次把工作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带回别个省份。在这方面的成绩：譬如有一回在湖南省发现了一种极有效的治病药草，治愈的效能达四十巴仙而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文化革命也把医疗的工作带到最为需要的乡村地

区去，达到每一个工作小组有一位医务人员，每一个生产大队一位「赤脚医生」和每一个公社一间医院的目标。现在这些乡间的组织都成为无锡吸血虫病研究院的广大训练对象，并且通过紧密的合作还开展了一项运动要替每一个人一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害病的健康的都来一个彻底的仔细的检查。

工作竞相展开了；工作小组与小组之间掀起了消灭“定螺”的比赛，生产大队与大队之间又你来我往地相互视察工作的进展。

有一回，我们来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常熟地区的一个公社里，不久前，社里的一个生产大队还有一千七百个患者其中有数宗还是致命的。尽管工作人员与公社社员的努力，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次调查结果仍然有一千零四人还有病虫寄生在血液里。这一回，全社的人员可真的是抓住了困难狠斗起来，终于在一年之间把患者减至廿八人。这些剩余的患者不久后也将会被治愈的，届时这个生产大队便可以光荣地成为无数个病害绝迹的生产大队中的一个。

以往研究院中有学识的人恬然自得地生活在湖光山色，鸟语花香之中，久而久之就快要淡忘了乡村里头那些还受病害的人了。今天，研究院仍然是一派安详的样子，仍然是打点得井井有条的，然而一场文化革命又叫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动向。过去所走的一条路线无法把疾病根治，现在走的这一条可自然有办法！



（石膏纸刻）
·流丹·

奔向光明

小莽

北方响起宏亮的战角
亲人 此刻我要起程

黎明的迷雾遮住耀眼的阳光

我悄悄地走了

妈妈 您的眼泪淋不熄胸中的激情

——告诉爹

人不尽是只为自己而活着

不是我背叛了他

而是我背叛了这可诅咒的社会

迎着朝阳 我大步向前迈去

不再临别依依 不再感伤

朋友呵 来不及向你们道别

只因为那儿有更动心魄的战歌

有更响往自由和理想的朋友

还有 还有那光芒万丈的思想

便把我沸腾的心引导去了

不要责怪我不辞而别

我们浪费太多时间在空谈理论与理想了

每当想起千百的年青朋友

在北方为祖国的解放而洒热血时

心中便有一阵阵的绞痛和惭愧

而四周邪恶蛊毒的空气是多么令人窒息啊

于是 我不再犹疑

为响应那嘹亮的战角我走了

也不要为我惋惜

——你们应该为我高兴

我会磨炼得很坚强

像其他森林里的战士一样

叫敌人丧破了狗胆
我也要唤醒祖国的英雄儿女
把鲜血染红了万里的江山
去换取祖国灿烂的黎明

从此 我们将在北方的莽原里

把胜利的讯息向你们传送

要让丛林里一点星星的火焰

蔓延到母亲大地的每个角落

叫烈火把腐朽的一把烧尽

在废墟上 我们才建立起穷人的乐园

啊 我走了

到那越山涉水的北方

我已无暇反顾

那年那月那日我们重逢时

教那辉煌的战绩 作我们宝贵的话题！

我们是火山

高水明



在这改变山河的时代
我们是火山

熔浆的胸怀

拥着火热的真理

以钢铁的坚强

随时爆出

一个又一个力量

炸掉一切压迫

教醜恶的东西

都粉碎裂开



沉默的雲南園

秩 泥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没有狂风

没有暴雨

枯萎的花朵低着头

毒阳钻破了土地

——心呵

却冷得发抖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友情披上虚伪的外衣

阴沉的眼光佈满猜忌

自由

禁锢在湖里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

早已被遗忘在相思树底

心弦只学会弹奏啞哑的恋歌

号角和战鼓呢？

去了那里？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曾经哺育过坚强的接火队伍

他们紧握着手里的棒

翻过无数困难的关

迎接了无数次狂风暴雨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苍鹰不安地飞翔

时代的列车啊

停顿得太久

快醒醒

快醒醒

让心跳加速

让血液沸腾

当暴雨来临的时刻

这一棒 再也不能错过

纪念碑

难道妳的存在

只为了纪念过去的光荣？

注意妳的人们

只为了把镜头猎取

为了衬托白白的脸和花花绿绿的衣

洒在妳身上的血汗

已经白流

难道妳不生气？

花儿都谢了

记得那盛放的时节

粗犷豪迈的歌声在妳身边环绕

为了祖国千重万重的灾难

挥起了一把把锄头

——那铁流

不愿意忍受强加的屈辱

——那铁流

捲起了滔天的怒火

都请妳记下吧

记下对祖国深沉的爱

记下对敌人刻骨的仇恨

不再迁远了

——那花儿重开的日子

请忍受暂时的阴沉吧

当大地翻了身

妳是最好的见证！

奎瓦拉的一生

格拉西作

王立節譯

恩涅斯多·奎瓦拉在1928年6月14日，诞生于阿根廷的罗沙里奥城。父亲经营过造船业、植茶业、农场、实业，后来成为一位测绘家。他很开明不保守，从不强迫他的五个孩子去过某种特定的生活或相信某种思想。杰的母亲在年老时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夫妻俩常为了人生观的问题而争论，在晚年时竟然分居。杰是长子。

奎瓦拉不足月就出世了，因此体质很弱。四岁时得了哮喘病。为了使他早日康复，父亲把造船业顶了，搬到多山的清洁卫生的城镇阿尔他·格拉协亚去。在这里杰逐渐长成一个强壮有力的小伙子。父亲常教他应该不分贵贱地看待人，鼓励他去做一些散工，例如帮帮忙收割葡萄，不为赚钱，只为跟农民们生活在一起，了解穷苦阶层的生活。

当杰哮喘病发作而必须躺在床上时，他便读书或跟父亲谈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奎瓦拉家里有三千册书籍，杰对任何学科都感到兴趣——从社会学、哲学到数学与工程学，但他不看宗教或军事的书。跟他父亲一样，杰曾浸洗而为天主教徒，但他对天主教却从来不感兴趣。他父亲对教会感到非常不满，常说：「教会是犹太人的最大发明，而由意大利人经营的大企业。」

杰的密友之一佐西·阿奎拉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读了很多书。杰跟母亲学法文，啥法文写的诗，他可以一整天朗诵它们。」杰一生喜爱诗歌，有一个时候他真的想成为诗人。

因为他的病，杰直到七岁时才进小学。他母亲说：「他只在二、三年级时有定时上课，五、六年级时就时常间断。我教他基本字母，后来他的弟妹们替他抄好，他就在家里做功课。」而杰还是每年都名列前茅。

杰从十一岁开始就成为一个活跃份子了。当时电气工友实行全省罢工，而公司则进行破坏罢工。杰组织了他们的弹石队，在一夜之间竟把全镇所有的街灯击毁了。（杰个性的另一面是他感情丰富，这表现在许多琐琐碎碎的事物中。）

1941年奎瓦拉举家搬到移多巴去，在这里杰进了中学，在开学以前，杰对他父亲说：「我要看看事物，我要到阿根廷去旅行，但我将会在三个月内及时回来上课。」虽然他还不到十三岁，父亲并不反对他去，他说：「我必须让他自己去探寻事物，以便使他



成人。」就这样，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旅行。他骑着摩多单车，披了一件皮衣、带了一个小壶和七十五个比索就出发了。每当哮喘病发作时，他就停在路边休息，没钱用时就替人做散工，睡在树下。他时常一整天没东西吃，但他却走遍阿根廷的北部，并及时赶回来上课。

他的教师维德尔，说他「不放过任何反对天主教会的机会，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且是左派同学的领袖。」

另一位教师贝勒冬说：「他是一个傑出的学生。他的样子与表现比他的年龄老得多，并且明显地已经长成了固定的个性，虽然沉郁与不守纪律，但却非常成熟。」

大约在这个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恶化。他必须半工半读以维持自己的费用。

这时期，父亲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组织收容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杰也参加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少年团体，反对独裁者专·比隆。同时，杰也不时徒步旅行到各地去。

十九岁时，杰进了爱尔斯大学，唸医科先修班。他继续读书、做散工，守夜人，《阿根廷週刊》的记者，及另一间建筑公司的书记。

这时期父母分居了，他跟母亲住在一起。通过她，他认识了许多阿根廷的社会主义知识份子。然而杰仍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参加了很多次反比隆的街上示威，并在一个学生组织里活跃地工作。他从不被哮喘病所屈服，还参加了一个橄榄球队。

杰在三年内就唸完了七年课程中的六年功课。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哮喘病严重地发作了不止四十五次。他的婶婶说，当时她去拜访他家时，她「听到他喘气、一面躺在地上使自己气顺，一面读书，但他从不发出一声怨言。这对他来讲是一种考验。」

后来，杰决定去对美洲大陆作多一些了解。他跟一位同学干那多士一起乘电单车出发。干那多士回忆他在1941年第一次在中学里见到杰的情形时，说：「我们与科多巴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反对校园内发生的不平事件。我被抓到中央警察局去。与其说被捕，不如说是被绑架，因为我们没有受审。我叫我的兄弟汤马士带食物给我，在监狱中他们不给任何食物。一天汤马士跟奎瓦拉一起来，我对他们说如果所有的中学生都到街上去示威，人民就会懂得我们被绑架了。年轻的奎瓦拉的回答使我感到惊奇，他说：

『没有用。走到街上让拿着棒子的警察追赶？没有用，只有在我有枪时我才出去。』」

干那多士接着说：「1945年以后，我在一间痲疯病院内工作，奎瓦拉来找我几次。年底考试过后，他不留在首都准备三月间的毕业考试，却用电单车或者徒步到多处去旅行。他几乎每次都到我工作的医院小住片刻。他对同学们说：『当你们留在这里准备三个考试时，就计划走遍山达·菲，北科多巴与东孟都萨，在途中读书，并且跟你们一齐及格』。当然，他就是这样考上了，可能考得比别人更好。」

1952年这两个朋友骑上一辆电单车，开始了拉丁美洲的旅行。走到安帝斯时，电单车坏了。从那里他们继续徒步旅行，靠在铜矿场工作、做货车司机、守门人、海员、医生以及洗盘碟来赚钱。

从智利他们走到古老的印加的首都马州·毕住，看到印第安人被大地主及其随从与警察们迫害和剥削，他们残忍地不给印第安人食物，只让他们吃可可叶。干那多士说：「有一天，我开始计划要在安帝斯成立一个工会，然后接管政权，替贫苦的人民工作。而奎瓦拉却微笑着说：『不开枪搞革命？你疯了吗？』」

两个人再走到依奎多斯，最后，又穷又饿，流落到亚马逊河岸边的一个痲疯病人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了三个月的男护士，病人为他们做了一个木筏，他们便顺流到列地西亚去。在那里他们替一个足球队打球，赚了钱，买两张飞机票到波郭达，但却因非法入境而被捕。他们逃了出来，越过边界到委内瑞拉，直向卡拉卡斯走去。

在卡拉卡斯，奎瓦拉碰到一位运输马匹的朋友。干那多士在那里的痲疯病院做医生，奎瓦拉带了马群到美国的麦亚米去，但美国的移民厅官员不让他留下来。失学了一年，他决定带着马群回去爱尔斯，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他在几个月内考上了十二科，在1953年获得医学学位。他父亲说：「然后，他把它丢了。」的确，在1953年7月，杰重新踏上旅途。

杰首先乘火车，远至玻利维亚。七月，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律师罗惹也到那里。罗惹回忆说：「有一天，我被邀请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在那里，一位青年使我大吃一惊，他大约五呎六吋高，苍白的脸，穿着一件肮脏的褐色外衣，皱皱的上衣，斑斑点点的不剩一丁点皮革的鞋，站在一个角落里。我被介绍认识这位年轻的无鬚的人。他那锐利的褐色眼睛显示了那样的深度，使我清晰地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杰·奎瓦拉。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医生，正要要到委内瑞拉的痲疯病院去工作。他对政治兴趣不浓，认识也少，但他却说了很多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平，并且热心地与任何想听的人讨论。」

罗惹，奎瓦拉，与其他四个阿根廷人成为好友，以后便时常围在咖啡座旁谈论关于拉丁美洲的情况，以及要怎样改革它。不久这种谈论渐渐变得枯燥了。于是六个人决定徒步旅行。1953年8月抵达厄瓜多尔的瓜亚奎。罗惹回忆道：「当我们看到一件件剥削与悲惨的事时，奎瓦拉开始愈来愈多地谈到破坏这个

制度，而不是改变它。」

在瓜亚奎的码头宿舍中住下后，这六个阿根廷人开始找工作。可是有一天他们却获得了六张船票，乘「联合水果公司」的货船去旅行，但他们只能一对对地去。罗惹与其他的人去到巴拿马等奎瓦拉，三个月后还等不到，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走到瓜地马拉去，原本想从瓜地马拉回去阿根廷，却在路上碰见两个衣衫褴褛的人。一个是杰，另一个是名叫卡雪的学生。他们是从巴拿马步行而来的。跟他们同行的一位经济学者阿仁弟回忆说：「杰给我的印象是她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虽然穷困，但却对某种内在的理想充满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他似乎是对全世界的不平感到有责任。他简直是一文不名，而他背后的衣服全是破破的。我们一起乘车到马那加去。一路上，杰的哮喘病发作了几次。到马那瓜后，杰与其他二人步行去瓜地马拉。有一次，我们在属于「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上看到一群营养不良，肚子发胀的孩子。杰发了狂似地愤怒起来，他诅咒所有的人——从上帝到北美的剥削者。」结果他的哮喘病严重地发作了整整两个小时。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间，通过一位朋友阿奎拉，杰认识了一位秘鲁少女，名叫喜尔达。她是秘鲁「阿布利斯达青年运动」的成员。这组织在当时倾向于改革，但现在却很保守。通过她，杰结识了古巴的流亡者，一批称为「七月廿六日运动」的组织的成员。这组织在一九五三年攻击古巴的蒙卡达基地，而其成员不是被捕就是流亡在外。

这并不是杰遇到「七月廿六日运动」成员的第一次。奎瓦拉在瓜地马拉第一次碰到了一群蒙卡达事件的参与者。当时，奎瓦拉很少讲话，他坐在一边听，只回答问题而不动提供资料。他被所见到的事物强烈的吸引住了。他似乎对当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感到不满意，而当被问及一些具体的问题时，他批评了所有的政党，但却从不讲明自己的立场。然而，从他所作的答复中，可以确信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杰花了很多时间跟阿布利斯达人与其他从拉丁美洲来的左翼流亡份子谈话。其中一位是医生，名叫奔那路尔。他在一九五八年革命后成为委内瑞拉的副首长。他记得杰在瓜地马拉时的那种真正不安定的生活。他说：「他没有钱，而哮喘病并纠缠着他。我好多次拿了药品给他，并为他打针，而有一次我们须送他到医院住一个星期。」

当阿宾芝政权受到美国中央谍报局训练和资助的阿马士军队攻击时，杰马上参加了保卫这政权的工作。喜尔达回忆说：「杰拼命地鼓励那些瓜地马拉人，不断地说：『你们必须战斗』。一天晚上，有一些青年从敌人那里逃出来，杰使他们安全藏身在大使馆中。他还不断地把武器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一直到不可能继续为止。然后他和我一样，在阿根廷大使馆中避难」。

杰自己曾说：「我曾经而且还是阿宾芝政府的热



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

意 君

近幾個月來，各地華胞——主要有留美華族學生、加拿大留學的華族子弟，及在香港本土上的大學生——紛紛發動起保衛釣魚台的運動。有關美國及加拿大這個運動的發起原因，發展動向及影響，大家可以參看香港方面出版的綜合性雜誌《七十年代》第五、六月份的報導。現在謹就手頭上的資料，整理出有關香港方面這個運動的發展情形，加以簡略報導。但讀者諸君必須繼續注意這運動的發展，因為香港是個複雜的地方，許多事情的發展往往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而產生變質的現象。

本文改寫自香港《知識分子月刊》第七十一期陳頂昌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與香港學運的勃興」一文。

二一八首次示威

自1970年8、9月間，釣魚台列嶼被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侵略的消息傳出以後，香港各大专學生及青年十分重视，先后发起签名运动，座谈会和在青年刊物及学生雜誌上展开广泛的讨论。

本年二月十八日，「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香港分会」的四十餘位示威者，分别在九龙佐敦道及香港天星码头集合，每人手臂上击着「保卫钓鱼台」的白布条，并向途人派发传单，然后在警车紧跟下，步行至日本驻港领事馆门前排队示威，内中九人胸前分别挂上书有「反日军侵略钓鱼台」的白卡纸，掀开了香港「保卫钓鱼台运动」的序幕。

二二〇示威经过

二天后，二月二十日，一份青年刊物公开发起在环德忌利士街日本文化会馆前的静坐示威，更将反日侵略、保卫钓鱼台的行动推到另一个高潮。

此次示威人数初为一百二十多人，手持「反对美国勾结」、「中国领土不容侵占」、「誓死保卫钓鱼台」等标语。其中有一位美国女学生参加，她说：「我反对美国政府在这事情上的态度，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写的日本标语，是出自一位日本青年朋友的手笔，他说：「我反对日本佐藤政府对钓鱼台的侵略，即使我是日本人，也义不容辞。」

烈拥护者，虽然我不曾在那个政府中任过什么职位。当美国的干涉发生后，我尝试组织一群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去对抗联合水果公司的利益。在瓜地马拉当时是必需战斗，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去战斗，必需抵抗而几乎没有入去做」。

在大使馆中，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杰被当成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被命令留在厨房中，不可四处走动，而且须做茶房的工作。他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有许多时间可以研究瓜地马拉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之一是阿宾芝政府对人民的信任不够，不武装他们，也不让他们参加政治结构。

后来杰被命离开大使馆。喜尔达则早已离开了，她在这期间曾经被逮捕，在狱中绝过食，后被释放，

在遊行期间，示威队伍增加了许多支持者，故使人数几达二百之多，声势浩荡。这次示威虽不及华裔留美学生之热烈与庞大，但香港学生及青年毕竟行动起来了，他们不再是迷失的一代。而且，他们这次的行动也唤起了广大的香港华人，不要让别国侵犯自己的领土主权而容忍缄默了事。

四一〇事件始末

「香港保卫钓鱼台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响应「全美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於四月十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卫钓鱼台」第二次遊行大示威，决定在同日在香港「日本文化会馆」举行和平示威。

该「行委会」早于四月八、九日印备了八万份传单分发同胞，呼吁他们前去示威。而警方在事前已获知这次示威行动，当日派出十餘辆警车、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到场佈防，阻止示威者前往日本文化会馆。结果他们祇能在警察面前排好队，高举「保卫钓鱼台」、「中国人民不容欺负」等标语。这时警察已将他们包围，并截断了继续加入示威行列的其他示威者。示威者则高呼「保卫钓鱼台」口号及唱「钓鱼台仗歌」，并向行人分发传单。大批警察冲向示威群中，展开猛烈的围捕，结果十九男性及二女性示威者当场被拘捕。

其他的示威者有鉴于此，一面展开筹款以备保释被捕者，一面派队到警署询问被捕者之实况，结果被警方迫开。当天下午他们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

游过一条内河到墨西哥去。杰也照做，并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到达墨西哥。

在赴墨西哥的途中，杰遇到罗相多·卡施勒斯，一位瓜地马拉的革命青年（后来被称为厄尔·巴多若·杰在他的《革命战争》一文中曾提到他）。

通过厄尔·巴多若，杰重新与古巴的流亡者搞熟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若尔·卡斯特的朋友，他是当时在计划中的古巴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我与菲德尔谈了一夜，黎明时我成为了这未来的远征军的医生。事实上，经过我对整个拉丁美洲的认识以及瓜地马拉的事件后，不需怎样，我就对参加任何反对暴政发生兴趣。」

（未完）



「二·一八」第一次示威，排列在日本領事館外的大專學生。

致对警方的野蛮手段表示不满，同时表示可能发动全港学生大罢课及抵制日货。由于美国对日本的袒护态度，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将成为示威对象之一。事后联合书院学生时事委员会及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时事委员会发出声明，一致谴责香港警方以暴力对付学生之爱国行动，同时誓言坚持支持示威，保卫钓鱼台。

这次的示威行动，第一次把香港的青年为同一目标而团结起来，虽遭警方之无理干涉，仍然激发着强烈的爱国心，引起更多的青年学生投身在该运动中。同时各界亦予以热烈支持与响应，除在舆论上赞扬外，还自动作宣传，筹款和捐钱等援助。

四一七校内示威

四月十七日「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钓鱼台研究会」分别在香港大学的荷花池及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球场内举行大规模的保卫钓鱼台和平示威。该次行动并得到「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的响应。这次静坐示威是一项有计划和有秩序的行动，祇限学联会的会员参加。

在示威中，学生们手持「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你有军国主义，我有五四精神」等标语。同学们纷纷发言，并高唱「保卫钓鱼台仗歌」。

会上有人提议各界人士长期抵制日货，并发起签名运动。有一位学生愤慨地说：中国人是不可欺负的，静坐示威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团结起来，要有所



〔四·一〇〕示威被警察動手解散前的刹那，示威者吳仲賢君正在與一位警司交涉。

行动了。」

九龙方面，参加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示威的大专学生约八百人，其情形大致与港大相同。示威遊行是绕校院一週，高唱「钓鱼台仗歌」，然后，在一片歌声、掌声中，一个书有「日本军国主义」的假人被上吊，象征宣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死亡。

这次学联会的行动，美中不足的是虽然尽了联络大专学生的责任，却把团结群众的力量疏忽，而只祈求安全第一（因在校园内，警察不会干涉。）

四一八公开论坛

四月十八日在联合书院举行的公开论坛，讲题为「钓鱼台事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参加这次论坛的各界人士大约四百余人，主持者仍是「香港专上联会」和「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

与会者除证明钓鱼台是属于中国领土外，尚纷纷发表意见：有人主张长期抵制日货，即刻有人响应而摔碎日本手錶；有人讲述八年抗仗血泪史；有人建议广告同胞，传播爱国与反侵略的道理。还有一位中年泥水工人向与会者再三叮嘱，此种行动不可祇有三分钟热度，更不可像一盘散沙，即是要团结抗外侮，坚持反侵略。他比喻：水泥、沙和石仔都是散的，但一经加水混合，就成了坚固的混凝土。

最后，全场齐喊「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及唱「钓鱼台战歌」，并即场筹得八百九十馀元，作为日后致力保卫钓鱼台运动的经费。

新五四精神

为纪念及发扬五四精神，为保卫钓鱼台，一批约二百的爱国青年不顾警方的反对，于五月四日下午举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侵略者」、「我们誓死保卫钓鱼台」，及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如果列强再要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一定要反抗」等。

随后，有人提议立刻采取行动，在全体赞成下，前往旺角弥敦道一家以售卖日货闻名的公司。二百馀青年即鱼贯而入，随即要求公司内之顾客协助抵制日货。后来该公司职员报警，警方乃派出多名警官，着该店立刻关门。后二名青年在公司门口派发传单，被警员带走。

从这天一连二次的保卫钓鱼台行动看，香港的学生运动已比前迈进一步，他们已从室内示威发展到群众方面（如游说抵制日货），从演讲、发表声明而发展到实际行动。

结 语

二十二年来，各地中国青年第一次为着同一的神圣目标团结起来，不分地区，共同为国家领土的完整，掀起了一连串的爱国运动。他们纷纷走出校园，图书馆，家庭，自动自发为保卫国土而奋斗。这次「保卫钓鱼台」的爱国、反侵略运动，正在蓬勃开展，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在今后，新的爱国运动还会不断进行。全世界的青年不会再沉默了。



也談‘打倒’…

林 反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由于这个缘故，凡是牛鬼蛇神，都怕被“打倒”，也怕听人喊“打倒”。

二〇八期“蕉风”里的“打倒……”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哀鸣”。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篇什么“闲思录”。它是彻头彻尾的一根毒草！

劈头他便说：“从我的手能举起拳头时起，我便开始喊打倒帝国主义。……到我再大一点，我不愿跟着别人叫口号……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一直是不甚了了。总之不是好东西。……”可见作者的阶级立场是什么了。作者真的不大懂得“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吗？这好比刽子手的帮凶说他并不大清楚他的主子是否杀人一样！然而他又接着说：“总之不是好东西。”企图用这一句含糊不清的话来掩盖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其居心是可想而知了。

文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打倒帝国主义成了滥调，已经不吸引人了。……”其实“打倒帝国主义”并没有“成了滥调，已经不吸引人了”，相反的，这个口号是喊得更广泛更响亮了！假如作者不是聋子的话，那他一定是被这个口号吓昏了头脑！

文章说：“殖民地主义也是一个不好的名词；不然就不会要打倒。可是大英帝国的政府，专设一个殖民部，还有一个殖民部大臣。对他们来说，殖民部也

和内政外交一样，是政府的行政部门之一，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殖民地主义”只是一个“不好的名词”！把伟大的反殖运动污蔑为只是在打倒一个空洞的“不好的名词”——殖民地主义！可见作者的居心是多么恶毒啊！作者又反过来替殖民地主义辩护，说什么“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得了，既然好坏因人而异，没有客观的标准；是非不分，那么，杀人放火又有什么罪过呢？因为这对杀人放火者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

文章接着说：“亚非的许多殖民地都独立之后，殖民地主义便完全被打倒了。再要打倒什么呢？要打倒，一定要打倒一个什么主义才有味道。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社会主义，打倒三民主义，打倒共产主义；到目前已经进展到打倒修正主义了。……”假如作者不是不学无术，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无所知，那么他一定蓄意歪曲事实，颠倒历史，粉饰昇平！亚非的许多殖民地都真正独立了吗？作者又一根竹竿打一船人，把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置于被打倒之列，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混淆而谈，以为这样便可以鱼目混珠，达到颠倒黑白的丑恶目的！

文章还说：“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可以任意高呼打倒任何主义，任何东西，甚至任何人。……”又说：“凡我所反对的，固然要打倒，那些反对我的，更要打倒。还可以推行到不赞成我的，或是我所不赞成的。大大的叫一声打倒……心中便会有轻松之感。多叫两声之后，还会有满足之感。……”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劳动人民，对着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者喊打倒，难道是“任意”的么？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难道“高兴”喊打倒吗？打倒谁？人民吗？然而，不甘灭亡的剥削阶级总是要作垂死挣扎的，总是要虚张声势，吓唬人的，于是他们“大大的叫一声打倒……心中便会有轻松之感。多叫两声之后，还会有满足之感。”不过，他们的叫喊到底只限于叫喊而已。人民的叫喊，是行动的先声！人民叫喊之后便是行动，最后真正地把吃人的人、吃人的社会整个地“打倒”，再踏上一脚！

文章最后说：“……在社会上，情形也相似；有更多老成之士不愿意跟别人喊叫。这样一来，他们这一群便是顽固份子，死硬派，封建残余，可能还加上一顶新帽子：修正主义。再进一步，要把他们也列入要打倒的黑名单……”其实，反对喊打倒，害怕被打倒的是牛鬼蛇神，不单单是顽固份子、死硬派、封建残余、修正主义而已，他们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走狗、帮闲学者文人等等。



蛆虫的生存？

耕
夫

人不能在孤独中渡日子，被遗弃的生活是多么的漫长无聊呀！正当苦闷的情绪占据了 my 空洞的心房，那被工友称为「催命鬼」的工头却趁机闯入我的狭小的圈子里，散布各种所谓「做人的道理」、「处世的态度」。

他说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你不踏在人的头上，人却不客气，先要践踏你了。谁叫我们一生下来就贫穷呢？认命吧！对那些大老板、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你不去奉迎阿谀他们，又怎能得到施舍，提拔？而对你以下的更低一层的贱东西，不去压榨他们、驱使他们，你又怎能得以自肥，又怎能得到上级的青？在「催命鬼」眼里的人生，是赤裸裸的、残忍的动物式的人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在短暂的一生中，尽量地、不择手段地多弄一点财富吧；在短暂的一生中，还不马上去追求享受去寻找欢乐？

「人生的目的？」……他会从浊黄的牙缝和鼻孔里喷出一口浓烟，鼻梁往上皱着，细小的眼睛眯得看不见那阴险的眼珠，满脸不屑的神色说了，「有人叫我们做蛆虫，哈！蛆虫就蛆虫吧！腐肉上抢吃得更多一点的，算它好运，带着个饱圆的肚皮死去——总要死的呀！那些抢不到腐肉的倒霉虫，就只好拖着饥肠，白跑世上一趟。」

我迷茫，我服膺他的说法了。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去拍马屁，学会了如何以软硬并施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工友。此外，我懂得去享乐了，人生是什么？及时行乐而已！

这短短的几天内发生了

好几宗事情。

在工地上，我出乎意外地碰到明辉。原来公司为了赶期完成这项建屋计划，又不想多化钱找几位工人来，所以一向都是拼命的增加工友的工作时间，同时更加紧监督工友的工作，连中餐也由原来的四十分钟改为二十五分钟了。后来，实在逼促得不得了，公司才勉强多录用了五名散工，但条件和待遇却苛刻得很，他们的薪金差不多等于普通工友的一半，而工作时间却加长了，发生什么意外，公司一概不负责，而且，公司随时要你走就得走，毫无保障。明辉就是这五名散工之一。他告诉我，由于在一次工伤事件中，他和几位工友代表受伤的工友向老板争取合理赔偿，结果资方坚持说是那工友自己不小心，只贴了少许的医药费而已，不但这样，而且事后资方竟借故——把那几个工人代表都给开除了。所以，明辉失业了一阵，到现在不得不在极端无理的条件下来这里做散工。

另外一件事是工友阿兰在挑泥水走上很斜的木梯时，半途不支跌下来，头部跌破了一个洞，被昇入医院，据说家里的生计因此大成问题。

这几天天气酷热得很，又因为要赶工，频频发生工友昏厥的事件。工友们的情绪渐渐激动起来了，他们之中有些团结起来，不管「催命鬼」怎样催，他们都以较慢的速度进行工作，而且，在下午一两点最热的时刻，他们会停下来买一包冰水喝喝，简直气死了「催命鬼」和几个管工。他们这一举动很快地便得到所有工友的响应，大家都起来实行怠工。

「催命工」为了这回事，把心脏都气炸了。加上老板这几天脸色非常不好，他对上唯唯，对下却更加粗暴了，昨天他才和「大头」发生口角，连连威吓「大头」说要把他开除掉，后来「大头」要揍他，他才悻悻然夹尾而逃。

工友的情绪越来越沸腾了！十九岁的工友志生在一次赶夜工的时候，从四层楼高度的木架上摔下来，折断了一条腿，昇入医院时，因为失血过多，伤口又发炎，逼得把那条腿切断。

工友为了这件事都纷纷指责公司不照顾工人利益，晚间的灯火太昏暗，木架也是陈旧的，工友几次要求重做都不得要领。志生受伤的那晚，工友激动极了，阿建、「大头」、「牛佬」、明辉和其他几个年轻的工友，冲着想要找老板算账，后来被青叔他们极力拖住才作罢。

那晚，向来沉默的阿建、青叔等人，都以激昂的声调说了好多话，他们要工友们都联合起来，要求资方对最近所发生的好几宗工伤事件负起全责，进一步加以改善现有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以及对受伤的工友们作合理的赔偿。

今天早上，我去建筑工地时，平日所听惯的机器声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堆的工友在那里谈论

些什么东西，有几个在办公室门口张望，仿佛在等什么似的。

我打从他们旁边走过，一对对愤怒的眼光直向我扫过来，我低下了头，慌忙推门而进，只见阿建、「大头」、青叔和明辉正坐在那里，低声的谈着，显然是在等老板来，准备谈判。

十点、十一、十二点……一点钟一点钟的过去了，却不见老板的踪影，连「催命鬼」都不知躲在哪个角落了。

今天，工地没有开工，只有些工友在那里纠察。

晚上，明辉到我家来，硬拉我去医院探望志生。

一路上，他以非常关切的态度询问我的近况。在他的追问下，我只好躲躲闪闪的跟他说了一些，想来他似乎也有向阿建他们打听有关我的一些事情，知道我在逃避他，所以很诚恳的对我说：

「小林，听说你到建筑工地后，和工友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大好，是吗？我看，这大概是你少和他们接近的缘故吧。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你，工友们对管工之类的人从来就不存什么好感，主要是因为管工通常是老板的傀儡，站在老板这一面讲话的。比如我初来这工地工作时，就有很多工友叫我要注意那个『催命鬼』，说他是那个典型的哈叭狗。」

后来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大自然，于是转移话锋去谈一些他在从前那个工地上的情形，什么有一位念大学念到一半的「准大学生」抛弃了「知识份子」的名衔去做一天五块钱的工人啦，什么公司如何在建屋时偷工减料啦，什么有一回他生了几天的病，没有去上工，结果一群工友凑足了几十元送给他家人等等。他的语调是那么的富有感情，讲到他和工友之间的生活时，他的声音是畅悦温暖的，讲到公司的无理刻薄时，他的声音却充满着一种燃烧的愤怒。然而这种充满热情的坦然的态度，对我似乎并不陌生，我回想一下，和自己生活在同一工地上，而却象隔着一道鸿沟的工友们，沉稳坚定的阿建，意志豪爽的「大头」，乐于助人的「牛佬」，以及善良老练的青叔……是呵，他们都和我同样是人，但为什么他们都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都肯为朋友抛头颅，洒热血呢？反观我，为来为去都是为自己，私字挂帅，而且还以为人人都是如此呢！现在，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尽然了，毕竟还有许多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啊。就算是走在我旁边的明辉，他不是为替一位受伤的工友去和老板争取最起码的权益时，而连自己的工作都丢了吗？工作虽然丢了，他好象还是那么乐观和坦然！

「阿建他们是一群勇敢的、正义的工友，」明辉热情的声音又在我耳旁响起了。「也许你会因为他们对你冷淡、排挤而怀恨于心，但你不妨反省一下自己，不妨想一下工友们为什么无端端的会采取这种态度？试想当一个人压榨你，剥削你的劳动成果时，你又会采取什么态度对待他呢？」

我默然无语，毫无反驳的余地。

「其实，你、我和工友们的命运还不是一样？是谁让你父亲日赶夜赶地抄写无穷无尽的文件，而到头来还是穷困潦倒？是谁让你母亲缝了二十多、三十年的衣服，却连自己所要穿的衣服都没法买得起？是谁叫我们在烈日下拼命去出卖廉价的劳力，还无法温得一餐温饱，而另一些人却坐在冷气房里，衔着雪茄烟，便能叫金钱滚滚而来？」

「而最可悲的，莫过于被他们利用为驱使劳动人民的工具的『中间份子』，站在同是被剥削者的地位上，这些所谓的『中间份子』本来和劳动人民应是同一条藤上的苦瓜，但他们在本质上由于不断受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毒害，都变成自私自利的了——即使是劳动人民之间，也有不少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之下薰染了许多坏习惯呢——所以，他们之中虽然有很多本来是出生于劳苦阶级的，但由于他们拼命往上爬的结果，越来越不属于劳苦阶级了，甚至，根本就和劳苦阶级的大众站在敌对的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只有两种人，不是压榨别人，就是被别人压榨的。这是为什么工友们这样痛恨『催命鬼』和管工之类的人物的原因了。」

我们去医院，看见了好几位工友已在那里安慰着志生的母亲，我后来才知道志生父亲早已去世了，留下几个子女，志生还是最大的呢！年纪轻轻就残废了，他的家以后要怎么办？看着他那红肿着眼皮，泣不成声的母亲，我心头沉重难过极了，啊！这是谁造成的？

躺在床上，回顾了我这些日子来所过的生活，是一片漆黑、一片昏暗！浪费了多少时间？虚度了几许岁月？我想起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哥，想起了理想破灭的二姐，想起了半世牛马的双亲，想起了头破血流的阿兰、想起了失去一条腿的志生。为什么？为什么在这社会里，穷人的命运永远和不幸及悲惨联系在一起？

我错了！我想翻身，我想摆脱那种贫穷艰苦的生活，我想出人头地，但这都是为自己着想而已，加上多年来所接受的教育，所耳濡目染的言论，我堕落了。正当年轻有为，干劲充沛，好为人类美好的前途的事业尽一份力量的时候，我却远离了勇于和丑恶现实奋斗的一群，加入了蛆虫的行列！

我好不糊涂，好不后悔呀！以前我看不到人类的前途，因为我以为人类的命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在我开始发现这少数人是荒淫、无耻、腐朽败坏，专做伤天害理的勾当，这种人生又怎会有前途？

现在，我也开始发现美好和正义依然存在着，那是存在于象明辉、象阿建、象「大头」、「牛佬」及青叔这一类人的身上，他们象征着光明，象征着一股新兴的力量。然则，这股力量除了在工人阶级身上体味到外，其他的阶级身上的蛆虫味道，还是浓得很哟！

說

佚名

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以阶级的眼光来看民主，从有历史记载以来，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的民主。自古以来，在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两个阶级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例如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帝王、诸侯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现今的社会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又是势不两立的阶级，在有压迫与被压迫存在的社会里，压迫者剥削者所享有的是少数人的民主，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所具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这两个根本对立阶级人民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其中一个阶级所愿意看到或享有的一切必是另一个阶级所不愿者。因此，在一个社会里，当少数人具有了民主，则这社会必将不会有多数人的民主，其反亦真。

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是属于少数剥削阶级的，垄断资本家们有种种剥削穷苦人们的自由的民主，但广大劳动人民却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到的民主权利。简言之，广大的老百姓是「民」，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主」也。

在我们居住的「天堂」里，民主又为何物呢？

这几天，我一直在回想过去的一切，再拿来和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加上明辉所说的话、「催命鬼」所灌输给我的思想一起联系起来思索，我仿佛想通了许多问题，看出了好些真象。

几天来，我时常和明辉在一起，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正直果敢的青年，他的话往往象一只只的利箭，刺醒了我麻痹的神经。他借给我好几本书看，又和我讨论书中所讲的东西，指出其中好的地方，也批判了其中落后的思想。

「我们都是在不合理制度下被剥削的一群，」他曾经这样跟我说，「所以，我们想要翻身，想要争取合理的权益，就必须靠大家群体的力量，这是群众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扭转我们本身的命运的。在广大的劳苦阶级还没有得到解放以前，我们并不能企望任何大资本家会下慈悲来拯救我们。」

通过明辉的关系，我和阿建他们重新建立起友谊来了，我开始发现一种簇新的生活，我的徬徨无主，自私窄小的心坎，被注入了一股暖流。当然，我身上的缺点仍是无法一下子去掉的，我还是时常先考虑自己，时常闹情绪，但在明辉和几位好的工友的教导下，我渐渐敢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努力去克服它们了。

工地上的情形怎样呢？

工友们仍在进行纠察，大家所提出的条件不被老

板接受，劳资双方僵持不下，而且，在明辉的鼓励下，我辞去了这份可耻的工作。我们晚上时常在一起讨论，也时常去工友们的家中进行访谈了解，对他们在极端困苦生活下所表现的硬朗的态度，我越来越敬佩了。是啊，劳苦阶级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

今天早上，在全体建筑工友不屈不挠的行动下，资方终于屈服了，答应改善所有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我们打了一场胜仗，但正如明辉所说的一样，「他们的屈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这样拖下去损失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宁可牺牲一点，以维护更长远的利益，因此，这绝对不是他们忽然良心发现，由狼外婆变成小绵羊；所以，我们以后仍旧要加强警惕，不要满足于这一点点表面的胜利呀！」

我在另一家工厂做工了，一上工我很快便认识了里面的几位思想先进的工友，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密切地生活着，关心工友，组织工友。同时，还要继续和明辉他们联络，互通讯息，此外我们准备参加一些健康的文娱活动。眼见我的生活日益丰富起来，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摆在我前面，是一条虽然曲折崎岖，但却是光明的大道。

朋友，你说这是个蛆虫的世界吗？

一點意見 • 一片期望

崇漢

《激風》第五期的社會研究：「怎樣的大學生活才算有意義？」星大的同學們能夠集體進行討論這個問題，認識到「某種社會制度就只能產生某種教育制度、社會生活與大學生活」。

同學們知難而進，要突破造成目前煩悶、枯燥、無意義的大學生活，要與社會、人群更緊密地結合，這是值得讚揚的。

大學里所研究的學術理論，是否能與本地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該篇文章給我們指出：

『我們讀一些完全與現實無關的空理論，抽象而無實際用途的高深數學，鑽牛角尖的化學、物理，只講形式邏輯不顧現實的哲學，歪曲事實的歷史，西方的庸俗經濟學，還是拼命將尸骨早已成了化石的孔、孟拉出來崇拜一番、粉飾一場。其他科目的理論與實際完全脫節。』徹底的暴露了學問、教育的階級本質。

為了分數、學位、文憑，大專學院的同學們，把自己的生活和廣大社會人群孤立了起來，在宿舍、校園里死啃書本。於是，在工藝技術專門化的教育制度下，學生們被培養成未來資本集團的高度能率化的一个生產工具，只會個人高薪的職位上打轉，成了一個忠於統治階級的所謂「優秀人才」、「精英分子」。

許多同學們都認識到，大學生活是整个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大專學院的同學們的生活情況又如何？該篇文章說：

『同學們除了上課、上圖書館和吃飯外，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了。』

也有少部份同學，透過繁重的功課的壓力，在書桌上寫情書，在相思樹下與愛人唧唧我我；或者為了學業上、個人的某些自私自利的目的，三五個人便結成了死黨。

象牙塔里的生活，顯然的，是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社會人群，缺乏社會知識，單純為文憑、分數、學位而鑽牛角尖。抱著這樣的學習觀點，這樣的大專生活，到底有什麼意義？

學習的意義究竟是為了什麼？只要同學們抱定一個正確的观点，就是，學好理論、知識和技術，取得本領，用到現實生活中來，用到群眾工作中來。因此，目前的大學教育，即然存在着很多缺點，同學們就要善於學習，把書本上的知識、理論加以批判性的接受，所謂「古為今用」、「洋為我用」，活學活用。

自古至今，教育的各項措施，完全配合國家、階級的需要，必然灌輸忠實於該階級的思想理論，並為她服務。

同學們都認識到大學生活的現象和本質，指出說：

『我們所讀的書，沒有一絲一毫教我們如何去關心社會的發展、教我們如何去與廣大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教我們如何去為占社會大多數的勞苦人們改善生活。』

朝氣蓬勃的青年人，除了適當地照顧學業成績外，應該果敢的走出窄小的生活圈子，到廣闊的社會人群生活中去，吸取正確的理論知識。把工作和學習緊密地聯繫起來，才能不斷獲得新的知識，不斷取得進步。

同學們，究竟要學習些什麼？又為什麼要參與勞動民眾的利益工作呢？

首先，應該多閱讀思想、言論正確的好書好報，它不但宣揚真理、正義，批駁謬論，而且还提供給我們學習新人、新物、新事的光輝典範，因而使我們的頭腦有了革命的武裝，就可以更好地破私立公，破怕立敢，培養起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心一意為勞動民眾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良好品德。

在學習中參與勞動民眾的各種福利工作，在工作中又要抓緊機會學習，這樣不但可以不斷擴大生活圈子，與廣大社會各階層人民接觸，學習勞動民眾優良的品質，又可以更深一層了解這個社會發生的一切現象與本質，才能不斷提高思想認識，改造人生觀、世界觀。

在進行民眾福利工作的過程中，必須把自己學習到的正確理論、知識，用到工作中來教育民眾，啟導民眾，這樣才不會失去工作和學習的意義，才會使我們的工作和學習獲得更良好的進展。

此外，還要多關心人類社會的發展、國內外政治局勢，關心校政，搞好同學之間的關係，尽可能參與各種正派團體的文娛活動，組織各種能啟示生活、提高思想、鍛鍊體魄的康樂活動。好像星大中文學會出版的《激風》季刊，新加坡工藝學院中文協會出版的《新時代》雙月刊及五月中旬舉行的「文娛晚會」，等等。

星大的同學們所提出「怎樣改善目前的大學生活」的建議（見第五期《激風》社會研究），是非常現實而且行得通，希望同學們下定決心到廣大的生活海洋里去，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在勞動人民中生根發芽。

讓我們培養起崇高的理想，讓大學的生活閃耀着新時代的火花，大學生活才會更加充實而有意義。

阿九不是真的壞

小丁

「好久没有见到B部门的周叔叔了，」小明一面操作一面想。

放工后，小明就来到周叔叔的宿舍。

「哈，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来，小明，进来，进来坐。」周叔叔一见到是小明，高兴地说。于是在这晦暗却佈置得头头是道的工人宿舍里，两位工友兴高采烈地谈了起来。

「周叔叔，你好像很忙，不会担忧你吧？」小明望着桌上的稿纸和书架上本本排列得很整齐的书，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不！不！我只不过在写一篇文章吧了，内容有关最近厂内发生的那件事情。对啊！阿英的伤好了些吧！」

「好多了，最近那件事真叫人气愤，老板那里可以吧阿英辞掉了。唉，不知道她一家的生活今后怎么办。」小明有点伤感似地说。忽然他好像有所感触，说道：「周叔叔啊！我真佩服你。放了工，大伙儿都筋疲力尽了，而你还能够一直坐在这里写东西。前天又在报章的副刊上看到你的作品，写得真够深刻，把大伙儿心中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周叔叔，你好像有超人的体力，不用休息似的，你的精神真够伟大，大伙儿应该多多向你学习。」

「哦，不敢当，不敢当，其实休息是有的，我的身体也和你们一样，那里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只不过时时想到怎样把握时间而已。」

「把握时间，哦，那不是很简单吗？阿九一向来也很把握时间。工作后冲完凉，就躺在床上休息，听听流行歌曲，或者看看小说，电影，不过他喜欢的都是一些爱呀，泪呀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扭扭捏捏的。我问他为什么要那样，他说那样是消遣，对身体有益，又说什么年青人要把握时间享受人生，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当大家约他参加大伙儿的联谊会时，他又说没有空啦，没有兴趣啦，有几次当阿洲多劝几句时，他就把收音机开得更大声。阿洲就是这样和他闹得几乎翻脸。渐渐地大家都不理睬他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周叔叔，为什么工友里头也有这样好像和大家敌对的人呢？」小明满脸困惑地问道。

「小明啊，你这样想就错了。阿九怎会和大伙儿是敌对的呢？他不过是被灰黄色文化所毒害，试图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罢了。其实他本质上还是和我们有相同的感情和思想的。他不是有向我们提起老板凶狠残暴的事吗？当大家为阿英和俊成家人捐款的时候，他不也出了一份力量？所以，就像我上次向你提过，看事情不应该只看到它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另一些方面；要全面的看事情，分清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才会看出事物的本质。我们和阿九之间有矛盾，这是对的，一切的事物都存有矛盾，甚至你我之间此时

此刻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可是，我们要分清，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有主要的一面，也有非主要的一面。对抗性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到了最尖锐化时，就要采取全面的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譬如小鸡啄破蛋壳，炸战爆炸，以及社会生活中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类人的矛盾等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则是可以不用外部冲突而进行解决的。这一类的矛盾是由非根本性质的利害關係所引起，也可能由於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分歧而产生。阿九和大家，表面上格格不入，其实根本利益一致，因为大家都是工人，所以就只有非对抗性的矛盾存在。不过，要补充一句，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可以互相转移的。让我来打个比喻吧。你记得以前阿财那傢伙吗？想起来也真痛心，一方面由於大伙儿没有积极开导他，没有使他更密切地和我们在一起，真正的从劳动中去清除知识份子脑子里的馀毒，所以白白地让他接受了那些灰黄色的腐朽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跟工头到处鬼混，脑子里的毒素越积越多，终於使他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这就是您上次说的『从量变到质变』吗？」小明插嘴道。

「是的，所以他学会了一套奴颜婢膝，结果升级成为总管后，便反过来对以前的朋友施行工头教给他的种种压榨手法。你说这难道不是非对抗性矛盾转移到对抗性矛盾的例子吗？」

小明点了点头，又问：「周叔，那么我们要怎样处理和阿九之间的矛盾呢？」

「要处理阿九和大家之间的矛盾，首先，我们要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为什么阿九会喜欢起灰黄色的流行歌曲和电影呢？要知道，喜欢这一类东西的不只阿九一个。工人中不知有多少个阿九，学生青年中九不知道有多少个阿九，而社会上更有其他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的「阿九」。这股颓废歪风之所以得以顺利滋长，是因为它受了一些别有意图的人的支持，我们要找出这些寄生虫及社会败类，给他们来个当头喝棒！可是，腐朽文化只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的产物。要剷除一切腐朽的东西，就非要由劳动人民带头，唯有劳动人民之间才有真正的团结。虽然大伙儿之间会有许多矛盾存在，可是有许多矛盾追根究底是由别人一手造成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群体的利益被剥夺、侵害时，大家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成一线。」周叔咽了咽口水，又说：「明白了咱们和阿九之间并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大伙儿对阿九的态度，就应该有所改变。我还是主张大家跟他多接触，多谈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使大家在生活上感情上的共鸣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的层次。有了理性的共同认识后，事情不是很好办了吗？大家就可以劝他正确地把握空馀时间，去参加集体生活，使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相结合，不要再去搞那些毫无意义，浪费精力的『消遣』了。」

「是啊！」小明说，「这样说把握时间也是一分为二的呀？」

「可不是？」周叔叔含笑的说。



工地上，工友们在挖掘一条大水沟。

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雷声轰隆轰隆响个不停，工友们眼见一场大雨就要到来，就个个收拾起工具准备收工。

这时候，那包工头不知道从哪里气喘吁吁地跑到工友们跟前，上气不接下气的对工友们喊道：「你们慢点收工，雨还没下，尽可能多作一点。」说罢，回转身，急步朝向工地上的「万山」*走去，工友们这时候只得再拿起工具，继续工作。

不一会，细雨随着一阵阵的狂风飘下，紧接着一道可怖的电光一闪，连接两声「霹雳」巨响后，工友们蓦地听到一声惨叫，只见一个马来族工友从水沟里弹了出来，接着一个女工友也突然倒在水沟旁的一堆红泥土上，其他的工友见状，纷纷地抛下工具，围聚在那两个工友身旁，只见那马来族工友已浑身浴血，周身紫青色，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而那女工的头部却不停地冒着血，工友们见状，赶紧合力把那马来族工友和那女工抬到另一个角落去。这时，大家才发觉那马来族工友早已被雷殛毙了，而那女工头部仍然不停地冒着殷红的血，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

就在这个时候，包工头撑着一把雨伞慢条斯礼地来了，工友们于是上前去向他请示办法。

「打电话叫救护车。」那包工头毫无表情地回应着。

「打电话叫救护车？我看来来不及了，你看，她已经伤得这么重，看样子已十分危急，工地上现在正有一架囉哩仔泊在那儿，你不如现在就叫人赶紧把她载去医院。」一个叫福叔的工友焦急地说。

「不行，那架囉哩等下就要去载些石料。」工头丝毫不把福叔的话放在心上。

「人命要紧呵！」几个工友齐声嚷道，大家都很不满那包工头这么地无视工友们的性命。

「别再噜嗦了，我去打电话。」说着，那包工头举步就要走。

「慢着，我们要现在就用囉哩仔把阿珍载去医院。」福叔见那包工头就要去打电话，急忙上前阻挡。

「喂！车是我的还是你们的？你们这样的碍手碍脚，有什么事要你们负责，我可管不了。」那包工头见福叔挡住他，睁大了眼睛指着福叔胸前，气唬唬地嚷道。

「我问你，你的那批石料要紧呢？还是人命要紧？」一个年青的工友看不过眼，举起他那粗大的拳头在那包工头眼前幌了一幌。

包工头见那年青的工友抡着拳头，暗中怔了一下，又把头环顾四周一下，见到工友们个个瞪大了眼睛怒视着，顿时使他不敢再逞强下去，只好勉强答应：「好吧，你们就用车把她送去医院，不过，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工头死瞪住工友，狡猾地说道。於是，几个男女工友七手八脚把那受伤的伙伴抬上车送去医院。

在工地上，工友们又回到先前停放那马来族工友尸首的地方。这时，雨点越来越密。雨滴打在工友的身上，鲜血随着泥水流入沟中，凄凉的景象使工友们的心又沉重又悲愤。最后，一个工友建议把那马来族工友的尸首抬到工地上那临时搭成的「乌密」的屋檐下。伙伴们遂一起动手把那尸首从泥堆中抬走。

「唉！真想不到，阿末只不过来这儿做了半年就遭到这个噩难！」一个工友放下了尸首，感慨地说。

「说起来阿末也真可怜，」蹲在那尸首旁的另一个马来族工友惹曼，一面摇头叹息一面向大家说：「要不是他家里那片几代人赖以生存的稻田被有关方面宣佈是『非法』而被迫交出的话，阿末也不会从那老远的甘榜离乡背井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干活出卖劳力，出卖了生命……」

「哦！阿末原来还是个州府人。」人群中有一名工友插口说道。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福叔关心地问惹曼。

「他本来有个家，一个还算完整的家，上有父母，下有一个还在学校唸书的弟弟，一个妹妹，而他本身也已在去年结了婚，听说，他的妻子将在下个月生产了……」惹曼点上了根香烟。吐了一口烟，似乎想驱出满腹的愁闷。

「可是，自从有关方面把他的家和稻田没收后，他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父亲年岁本已高迈，再加上多年的操劳和缺乏照顾，使他周身染上了病痛，又眼见自己的家园无端端的被毁，气愤过度，日夜摇

（转入第二十七版）

編 後 話

編
輯
部

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总的方面，永远是一直向前，向进步的方向推动的，新生事物的渐趋蓬勃，在这到处流溢着毒质的社会，毕竟窥见了曙光的出现；而且，在正反对抗的过程中，事实与谎言不断地在斗争，前者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起着主导的作用了。

在其他的阵营如此，在《激风》的出版上也如此。在《激风》这方面的工作是较其他进步的刊物远为逊色的，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她有她的限制，这点是我们向来所面临的困难和苦衷。尽管如此，在可能的范围内，她还是毫不畏惧地接受时代所赋与的使命的。

这以后的工作同样是艰巨的，而我们将继续把它挑起。

一路来我们接到读者不少的信件。我们也曾在第五期公开征求读者的意见。兹就各位热心读者和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有关本刊的意见，归纳于下：——

(1)内容方面：

一般上，对集体创作的文章，较感兴趣，大家对「社会研究」、「五洲四海」诸栏的设立也表示支持。主要是因为其中把社会现实加以揭露和进行批判。就内容而言，大多数认为《激风》还是缺乏反映工农生活的文章，以后大家应往这方面努力。

(2)思想方面：

有些读者以及一些朋友指出《激风》的思想水平仍旧保有相当浓厚的「知识份子」气息，且在发扬正确思想，先进思潮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例如她一向就缺乏哲学与思想方面的文章。一些对某些事物，某些言论思想，杂志书籍进行批判和评介的文章也很少。

(3)形式方面：

(A)各种体裁的文章差不多已完备，惟可考虑增闢如摄影、漫画、美术、中学生专栏等版；

(B)在编排方面，设计方面显然有改进的必要。

读者的宝贵意见向来是《激风》出版工作的指针，可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这一期或许仍旧存有一些老毛病。希望广大读者能多多来稿，并继续不断提出批评，使《激风》在各方面日趋完善。

(小启：第五期出版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六月，於排版時不慎遺漏，敬請原諒。)

头叹息，終於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在年初离开了人间。唉！不幸的事却又接二连三到来，自从他父亲死后，母亲也因为忧悒过度而患上了神经病，再也负不起生活的担子。阿末的弟弟书也就啥不成了，据说现在是到一个锡矿打工，每天只有三元的薪水，妹妹年纪小，留在家里帮作家务，而他的妻子，本来是在甘榜的一个地主家里当佣人，可是，那地主在她嫁给了阿末后就把她辞掉了。现在，他阿末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大部份是靠他在这儿胼手胝足，缩衣节食的收入来维持的。如今，阿末已遭到了不幸，他的妻子又将面临生产，唉！他一天的日子今后要怎样过呵！」惹曼一边说，一边叹气。

「哦！原来阿末也有这么多的苦难！」一个工友听惹曼把阿末的身世说完后，满怀感触地说。

「惹曼，阿末的身世你知道得这么清楚，想你大概跟他很熟吧？」始终蹲在惹曼身旁的福叔向他问道。

「嗯，我是他的邻居，从小在同一个甘榜土生土长的。」

「哦！那么你应该在最近回甘榜时到阿末的家慰问慰问他的家属！」福叔诚恳地对惹曼说。

「老朋友，在情义上，我当然会去他的家走一趟的。」

「那很好，我身上这儿刚好有五块钱，拜托你把它转交给阿末的家属吧。」福叔一边说，一边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纸币递给惹曼。

「我也捐三块！」

「我捐四块！」

「……………」

一时工友们纷纷响应起献捐阿末家属的义举，有的甚至把一天换取得来的血汗钱都捐了出来。对着这群肝胆相照的伙伴，惹曼感动得几乎落泪，结结巴巴的对大伙儿说：「大家这么热心地支持阿末的家属，真使我非常感动，兄弟们，让我代表阿末的家属向大家表示谢意！」

「惹曼，别来这一套，我们工人同『命运』，都是在水深火热中成长，在苦难的当儿大家应该无私地伸出援手。」福叔对惹曼说。

× × ×

工地上，工友们互相关心的声浪嚷成了一片，而这一个不分种族轩輊而「命运」却是一样的苦难人群所表现的激情的一幕，将永远永远地烙印在大伙儿的心坎中！

* 编者按：「万山」即工地上工人憩息的小木屋。

《激风》编委会：

读了第五期的编后话及“向读者征询意见”一文后，我想针对第四及第五期的《激风》提出一点浅见。

从《激风》的内容看来，她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也就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激风》里的一些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应摆脱自己的思想包袱，应谦虚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在这方面，我建议《激风》应继续选登集体讨论的文章如第四期里的“油池村所见所闻”及第五期里的“怎样的大学生活才算有意义？”，集体讨论后产生的文章比较有内容。

第四期的《激风》介绍了“蔡特金”及“安琪儿·戴威斯”二位值得人们学习的人物。我希望以后出版的《激风》能继续介绍其他世界上坚强的人物。这些人物能成为读者们学习的榜样。

《激风》第四期里的一篇杂文“逼人太甚”对读者似乎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教育意义，第五期里的“介绍新成语「三百精英」写得很隐晦曲折，使到一般读者都看不懂。

就写到此，祝

工作顺利

立华 上

各位编辑先生：

恭祝「激风」诞生一週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所有文艺工作者能以人民为重，自己为轻的精神来办刊物，真值得人们佩服。

为人民分析客观事物致为重要，教育人民学习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事物，更为重要。你们能在各期都有几篇有关哲学的文章，足以说明你们了解这点。但总合五期，普遍存着一个严重缺点。

梁启超是个演讲家，他的每篇演讲词，都可成为中学生的课文，但是，若拿到工农群众面前，就是一篇废物，为什么呢？他不懂得运用工农群众的语言。许多的作者和分析者，都存有类似的缺点。（编者按：其实梁启超本人就是改良主义者，由此可见演讲在内容方面也是不足取的。）

说清楚点，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存有很多哲学辞句，不能加以消化，使到学习者很难进步，这或许和作者本身认识有关，但他们应能尽可能改之。

如第五期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篇。用上了许多深奥的哲学语言，这做法，对哲学有相当认识的人，会觉得作者还不能消化，不懂得活学活用。在刚学习者来说，却给他们製造了困难，妨害他的进步，甚至使他们失去学习兴趣。

「七十年代」今年七月刊里，在众议院有一篇「同心 和 合力」。这篇文章把「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发挥到淋漓尽致，可是文中却无「一分为二」这名词，这才是真正活学活用辩证法的一例。

这种缺点，不限于「激风」，其他的进步刊物都存有多少，希望他们能改正。谢谢！

祝你们

奋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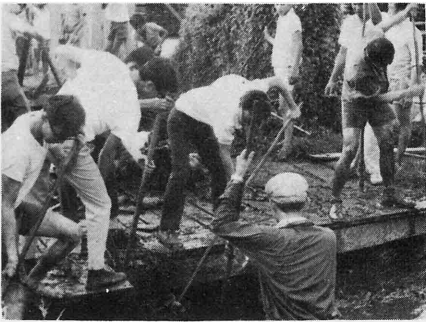
读者之一上

激風稿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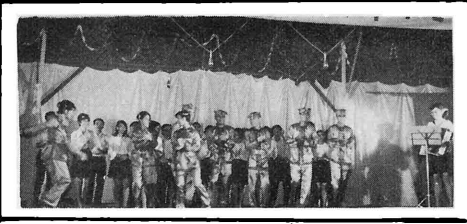
- (一) 本刊为综合性刊物，园地公开，欢迎下列稿件：
(1) 文艺理论、艺术作品评论、作家与作品介绍、时事评论、报告文学、名著翻译等文章。
(2) 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寓言等各种文艺作品。
(3) 历史、地理、经济、哲学、社会科学等知识。
(4) 绘画、漫画、木刻、摄影、美术作品。
(二) 来稿请用稿纸誊写清楚。
(三) 来稿如欲退回，请附上邮票。
(四)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
(五)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及通讯处，发表时笔名听便，请勿一稿两投。
(六) 来稿请寄到本刊编辑部。

學 會 活 動

體
力
勞
作



迎 新 晚 會



With Compliments From

HOK LIE & CO., PTE. LTD.

福利(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直落亞逸路二十號

電話 九四四二一 九四四七五

Modern Travel Service



時代旅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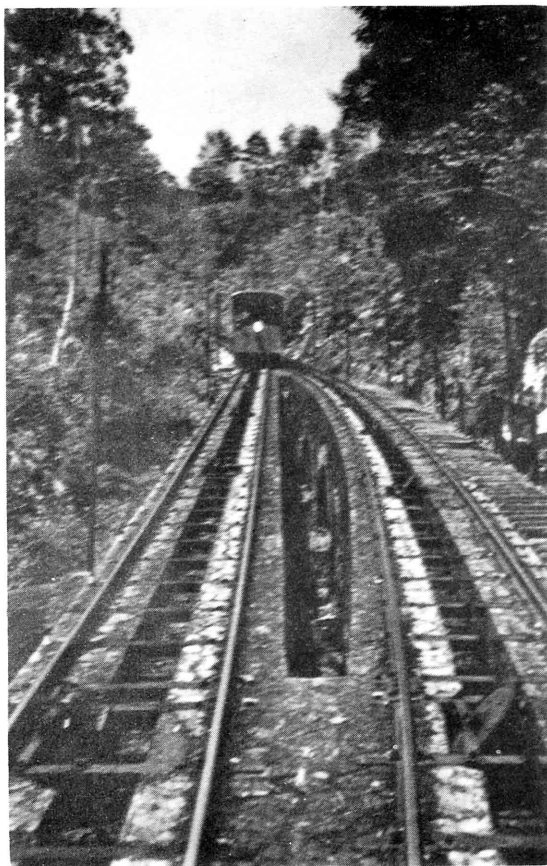
大坡歐南苑百貨市場大廈大牌十八門牌九十三號歐南律新加坡第三郵區
No. 93, Block 18, Outram Park Shopping Centre, Outram Road, Singapore, 3.

TELS: 94429 & 984196

本社貢獻 破天荒優待！ 致 給

所有團體組織，環遊馬來亞西海岸七天組，只收 \$85 包括住上等酒店冷氣房，膳食，來回車費等。歡迎提早報名接洽，以免向隅。

遊覽廣博，可獲得
「行万里路，勝讀万卷書」之益。



PANANG HILL

俗語所謂：身歷其境方領悟
「寄浮遊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

本社承辦星大中文學會一九七一年度馬來亞旅行八天觀光團